

年

卷

期

8

8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八 卷 第 八 期

THE STORY WORLD

Vol. VIII No. 8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 華 郵 務 局 准 掛 號 認 爲 立 券 之 報 紙

民國十三年
編訂
法令大全

■特價展期二月 陽曆本年底截止■

本書包羅民國元年至十二年間現

行有效之各種法令極爲完備另

編索引尤便檢查特價期限現已截止惟

以戰事關係交通阻滯特行展期二個月尙祈

速購爲幸

■一册一千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謹啓

目 總 書 本

- | | | | | | | | |
|----------|---------|---------|-----------|-----------|---------|---------|---------|
| (1) 憲法國會 | (2) 官制 | (3) 官規 | (4) 外交 | (5) 內務 | (6) 財政 | (7) 軍政 | (8) 司法 |
| (9) 教育 | (10) 農商 | (11) 交通 | (12) 地方制度 | (13) 禮制服章 | (14) 賞卹 | (15) 公文 | (16) 補錄 |

銀幕上的藝術

海

上

英

雄

唐

仲

陶

譯

劇中人	薩巴	勞納爾	羅賽蒙	約翰	貝脫	李	扮演者
	
					Wallace Macdonald	Wallace Paery	Milton Silis
							Lloyd Hughes
							Enid Bennett
							Mare Macdermott

吉列露和特辣席兩族的先代。曾有過械鬥的事。雖已隔了多年。兩族中的子孫。却仍互相仇視。但特辣席族中的俄列武。和吉列露族中的羅賽蒙。竟會發生了戀愛。俄列武嘗攬着羅賽蒙說道。我倘沒有了你。一切的事。都願拋棄不顧。羅賽蒙也道。我愛你的心。也正和你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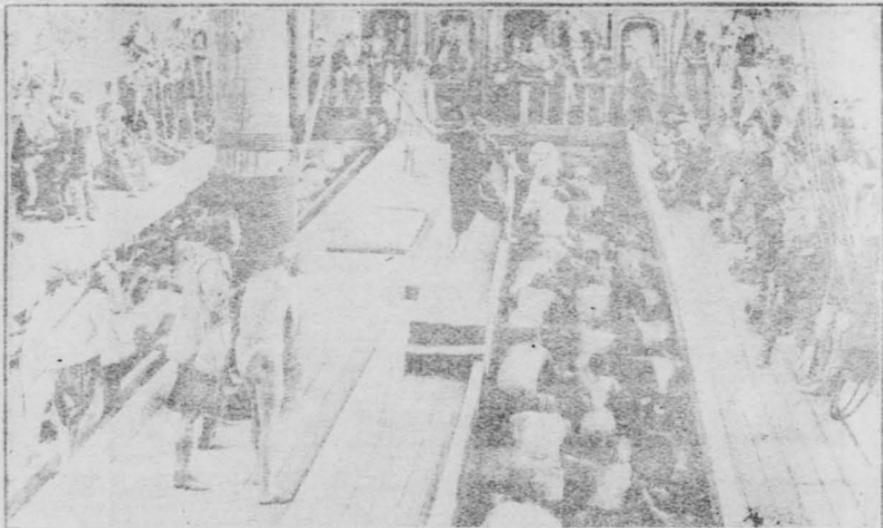
他們二人這樣相愛。羅賽蒙的族人。都大大不以爲然。曾經勸解過伊。說伊不愛別人。偏偏把滿腔愛情。灌注在這特辣席族人的身上。實在太欠斟酌。可是羅賽蒙毫不理睬。如同未曾聽見伊的族人。



激憤的摩爾族人聚在大市場中。望着出賣奴隸。這些奴隸都是英雄薩巴從巴巴列海岸擄來的。他們不曉得當中有一個羅賽蒙。是俄列武的情人。也不曉得薩巴正是：

上。便再用別的方法。想破壞他們的好事。羅賽蒙有個兄弟。名叫貝脫。也很不贊成伊這行爲。曾對伊說。你們這愛情之苗。是從乖戾的根上發生出來的。將來定無善果。不如早早鏟除掉的好。但是羅賽蒙怎肯聽從。反誇贊了俄列武一頓。貝脫忍不住便動怒了。羅賽蒙曉得貝脫本是族長約翰的接話管。他說出這番話。自必是受了約翰的指使。

貝脫又去會見俄列武。把對羅賽蒙講的話。再說給他聽。想使他憤怒。動手打起來。約翰便好派他的不是。俄列武似已明白他的用意。仍笑



俄列武的船沉了以致被擄成爲奴隸。

着道。必須對方的人。身段高矮。和我相等。我纔肯和他動手。像你的身段。要比我矮許多。我絕不和你相打。又說大丈夫決不肯用暗殺的手段。更不肯暗殺他愛人的兄弟。這天晚間。俄列武在老地方會見了羅賽蒙。便把貝脫那種情形。對伊說了。又道。你莫害怕。我和矮小的貝脫。決不動手相打。打了他。也毫無價值啊。他雖這樣說。但羅賽蒙心中很替貝脫就憂。生怕他儘着去和俄列武囉哩。終難免要吃他的大虧。

從這一天起。三星期後。貝脫忽在雪地上。被人殺死了。屍身發現的所在。正在特辣席族中的田畝。通到吉列露族中的田畝的小路上。因此約翰便說貝脫必是被俄列武殺死的。羅賽蒙起初不發一言。後來因查出從屍身起。有一道血漬。直達到俄列武的住屋。便也不禁起了疑心。又覺得兄弟姊妹。是有血統上的關係的。雖然說少年人的愛情。有如是川流不息的水。但水和血比較起來。畢竟是重水輕。於是羅賽蒙便也變爲反對俄列武的人。加入市民團體。裁判他的罪名了。

當俄列武裸着身軀來到市民團體前。羅賽蒙見他身上毫無傷痕。又想他必須身受重傷。鮮血淋漓。因回到他住屋中去。那一條雪



李對 着罵 驕而 憤怒 的俄 列武 說明 他因 受了 勞納 爾的 拜託 纔把 俄列 武劫 來。

地上纔會留下血漬。但他身上並無傷痕。這可證明他是無罪了。但約翰一口咬定他。說他定是凶手。除他而外。絕無旁人要害死貝脫。羅賽蒙因瞧見貝脫的屍身。覺得他無辜慘死。好生可憐。便又附和着約翰了。

俄列武的驕傲心。至少和他的愛情一樣堅強。這時候。羅賽蒙固然站在他身旁。他必將跪在伊面前。說明殺死貝脫的凶手。並不是他。却是他的異母兄弟勞納爾。再說明他們二人爲着一個女子的事。本久有仇恨。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決鬥。祇因勞納爾曾去求他救助。他見納爾懦弱可憐。便把他藏匿起來。情願自己承認了。但羅賽蒙既不走過來。他也不肯去懇求伊。於是人人都相信他是凶手了。後來勞納爾仍怕市民們查出俄列武不是真凶。追究到他身上。便在暗地裏和一個海盜名叫李的。商量設計。把俄列武搶劫出來。再送到老遠的地方去。便拿俄列武的金珠



亞薩 汀的 妻子 范錫 萊因 兒子 瑪賽 克姨 妬薩 巴深 得人 心便 請求 丈夫 給兒 子更 大的 權力

後來英國忽發現一個海盜名曰薩巴。又叫海鷹。他在海面上做下的種種驚奇事件。常常挂在人們的口齒間。作為談話的資料。他們嘗說當他經過海面上時。大海之中。好似全體都震動起來。海中所有的動物。都潛伏着的不稍動。又說他臉上有無數的斑痕。却自有一種奇異而勇猛的美麗。又說他也曾被鎖在一隻船上。經過許多時候。但幸被他逃出。有一天夜裏。海中又沸騰起來。勞納爾和羅賽蒙二人。便在這天夜裏。從家中破人劫去。市民們曉得了。都面無人色。低聲說道。這必是海鷹幹的事。



亞薩
訂已
命令
把這
美麗
的白
種俘
嚙在
公共
拍賣
場中
但一
眼瞧
見了
伊又
忽的
變了
心思
伊便
將歸
屬於
他

……這必是海鷹幹的事。

三年後。羅賽蒙竟和俄列武一同回來了。他們並已結成夫婦。過了許久。市民們方纔曉得俄列武正是那海盜薩巴。正是那叫做海鷹的海盜。這隱情破露之後。那全部歷史。便也漸漸的被人曉得了。原來勞納爾既規避了那殺人之罪。又叫那海盜把俄列武劫走。鎖在海盜的船上。當做奴隸。過了好幾個月。俄列武纔得脫身逃出。當即加入摩爾族（非洲北部濱海之一種民族）的戰艦。投在亞薩汀司令的麾下。幫着摩爾族戰勝了西班牙人。後來又一同變為海盜。也在海面上。曾做過許多驚人的事。便得着這薩巴的綽號。薩巴的意思。便是海鷹。他把羅賽蒙和勞納爾劫來後。都禁錮起來。又打劫了一隻荷蘭國的重載船。那亞薩汀司令見了羅賽蒙和勞納爾二人。便要在拍賣場中。把他們賣給人家做奴隸。但薩巴念着血統的關係。一定不肯。這樣過了多時。他們因樹敵過多。竟致失敗。薩巴先幫着羅賽蒙逃到一隻英國船上。他自己也向英國自首。於是

他從前殺人的罪案。又重新提起。海面上橫行。罪名也很大。他便被判決上斷頭台了。這時候勞納爾也從禁錮的所在。逃了出來。便趕來承



在剛正要行刑時勞納爾供認了他犯的罪案。把羅賽蒙救出來。是薩巴和情人重行結合。各事都得美滿的結束。

認他是真凶。又說明他殺死貝脫後。身上沾染了許多鮮血。他便一直去到俄列武的屋中。所以那條雪地上。有好些血漬。他以為這樣一來。旁人必以為俄列武是凶手了。勞納爾供認這番情形時。羅賽蒙本在旁邊。便露出一種從來未有的眼光。覺得這海鷹實在是個富於情感的人。勇武和俠義的精神。更非旁人所能及。愛他的心。不禁大動。而愛他的心的深切。更勝過從前萬倍。

俄列武和新婚妻子羅賽蒙回到家鄉。便過那共同的生活。有許多小孩子從籬笆的隙縫中。朝裏張望。大聲喊道。海鷹啊……海鷹啊。可是屋中的魁偉男子。並不理睬他們。祇掉轉他斑痕幾滿的臉。望着坐在他身旁的一個美婦人。很快樂的笑

滑稽演員中
爲人最稱許之二大明星



Constance Talmadge

康司登女士

康司登爲獨門途文之妹最擅於表演
愛情滑稽曾來滬上開映之片頗多亦
極受觀衆歡迎



羅 克



Anna Q. Nilson 及其夫 Mr.
Gunnerson

張文襄墨跡(一)

致吳軍門一書清

閱後緘封

如青印清速未

加書速字者幸不謂未盡事

理乞胡伯潛學士拜誌

藹青尊兄大人 頌之詞 頌首

加吳日誌日摺奏自必加禮此年老後必於酌之

合肥戴寄桐君贈

張文襄墨跡(2)

早聞所不仍是前次常談並無新
義似不必屢達今執徒能人素也此
而頌
萬青尋兄大人升安中張尚
張



第八卷 目錄 第八期

封面 Le Bryn 師母自畫像

插圖 (張女真墨跡)

- | | |
|------------|------|
| 墮落…………… | 蔣用宏 |
| 小室…………… | 沈禹鐘 |
| 十九吊二…………… | 吳儉田 |
| 死後…………… | 俞景瑞 |
| 純飛館筆記 | 徐仲珂 |
| 白骨黃金…………… | 南海馮六 |
| 一髮千鈞…………… | 張碧梧 |
| 諧談 | |
| 北游鴻雪記…………… | 庸伯 |
| 討一文錢 | 寄 |
| 簡便印刷器…………… | 雙木 |
| 嘔吐…………… | 錢起八 |
| 求名的犧牲…………… | 張松濤 |
| 純飛館筆記 | 徐仲珂 |
| 文藝雜談…………… | 王警濤 |

請章士生色丸何益老人之衰
觀廉醫紅補如有於年及弱輩



如何可得衛生小書奉送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可也

奉送衛生小書

茲有體壯力強

體素孱弱且操勞倍常百事家務一人須肩
則飲食之難進雖屢服中醫之方無如藥石之清
紅(此)補丸可補元氣但先服章廉士之清
丸(此)清導丸可祛胃腸中之積滯一週時聽信
友言當向杭垣藥房購得章廉士之清導丸三瓶
章廉士紅丸補丸半打照單吞服兩月內不但
舊病不發兼得精神矍鑠凡事所作不致勞頓
謂食非常之藥自非泰西之返老還童之術殆貴
紅丸之功效也泰西之返老還童之術殆貴
公司之紅丸補丸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醫生紅丸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藥局函購每
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胡 鋈 卿 君 玉 照



年老人之所以日漸衰弱苦加增之故實因其血液
無不筋力清如毛髮或致痛蓋週身各處
論或老血或筋力衰弱或起胃液不化或
苟或老血或筋力衰弱或起胃液不化或
骨節之痛或筋力衰弱或起胃液不化或
凝滯血毒使腦力萎弱即能起胃液不化或
使血毒使腦力萎弱即能起胃液不化或
下虛血毒使腦力萎弱即能起胃液不化或
補虛血毒使腦力萎弱即能起胃液不化或
治對聖凡女相過聖凡女相過聖凡女相
一治對聖凡女相過聖凡女相過聖凡女相
觀切衰殘等症力相過聖凡女相過聖凡女相
章廉士紅丸補丸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藥局函購每
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小 238 (1)



墮落

蔣用宏

「英哥，你幾時到這裏來的？我們好幾年不見面了！是很難遇着的呵！請進來坐坐。」

我起初聽見她招呼，不覺震了一震；後來看清楚她是我小時候的小伴侶毛耽華，就驚喜交集，呆呆地互相望着，一時說不出話來。

「英哥，你難道不認識我了麼？請進來細細地談心吧！」她誠懇的音調和歡悅的面容，表示竭忱的歡迎。

我漲紅了臉，怪羞澀地點點頭，却不敢進去。

「英哥，你難道還是小孩子麼？羞答答的，別人見了還當你是個傻子呢！進來呵！」

我從小雖然時常和她同在一起，後來長大了，却不曾互相談過話。有時遇見，也好似不會相識似的，各人看了一眼，就裝作不認識的樣子走了過去，不過臉上熱熱地有點羞澀的樣子罷了。我這次旅行到北京，剛走過這條……胡同，忽然遇見了她。——「邂逅相逢」的確是很難得的！又被她這樣熱烈地歡迎，怎能不進去和她談談呢？況她又這樣落落大方，就大膽放開脚步走了進去。她比從前更長得更美麗了：含情脈脈的眼睛，不住地釘着我。她的「青眼」使我心裏表示誠懇的謝意；同時又覺得我的面上，被她一雙黑漆漆的眼光逼着，無地可

容，現出差態來。

她硬拉着我到他房裏坐，以便深談。她華艷的裝飾和富麗的布置，料想她必定嫁了一個滿意的夫婿了；難怪我從前向她求婚的時候，就經她拒絕。我實在配她不上呵！我從前向她求婚，真是孟浪極了！

我和她說幾句由那裏來的，到這裏做什麼以外，沒有什麼可說了。我不便詳細問她一切，也不敢在此久留，便急忙起身告辭。但她要我細細談心，把我按下來，不許我走，我從前遇着她連話還不敢同她說，現在坐在她的房裏，實在覺得不安。我很怪她不應當這樣隨便。

「改天再來談罷，在這裏坐久了，有點不便；倘你的……愛……回來了……？」

她笑了一笑：「我還沒有找着我所愛的人呵！」

我的希望心的潮水，陡的被她這句話漲起來了。瞧了她一眼；她也回眸一笑，低着頭玩弄手帕，不作一聲。我料想她從前拒絕我，或者不是本意；現在必定很愛我

了。我「受寵若驚」，心裏那得不喜歡得開起跳舞會來呢！但同時我又想到她爲什麼這樣奢華，變了她從前溫柔純樸的態度。她的舉止雖然還「落落大方」，但我看起來終覺輕佻一點；因此，我心裏總覺得……

「她既然未嫁，我也未娶，我倆還是怎樣呢？」我心裏把這個問題，一上一下地盤算着。

她見我呆呆地坐着不作聲，以爲我太寂寞了，急忙過來和我並肩坐下，握着我的手，嬌滴滴的向我談着；把臉靠近我，同我倆小時候一樣的「耳鬢廝磨」；并把身偎在我的懷裏，我非常詫異她怎麼這樣寫意。急想設法逃走；忽一個人拿了一張條子進來。她對那人說：「我要陪這位少爺，不能出局。」我知道那張是局票了。這時我好似頭上澆了一桶冷水，不住地打寒戰。發身一躍，就奪關而出。她追趕已不及了，

我的眼淚不斷地流着呀，我竟哭出來了！



小室 沈禹鍾

著作家陶懿長日伏處旅舍中。絞其腦汁於白紙之上。間二三日必成一稿。長者或倍其時日。伸紙疾書。若有至樂。實則陶懿屬稿時。恆於無形中。先見有金錢懸於眼睫。始乃奮其精神。毅然洒翰。蓋暗中實受有金錢之驅策。其樂果爲至樂耶。旅舍者。爲一小室。室不僅小。且四壁粉墍。已變其皎素之顏貌。爲色黝黯而微黃。塵垢污之。大類年久畫本。墨痕模糊欲遁。而蝸涎斜曲狀如古篆。則又無異題畫之文。苟以攝影器攝之而出。令賞鑑家見之。必且摩挲玩賞。大費攷據之勞。若辨其作畫時之年代。必將曰此三代時之古畫也。而蝸篆者。又必目爲石鼓文之別體矣。殆此室爲文士所居。故其室中之古雅。乃遠過於尋常之居宅。俾人地稱焉。窗牖雖具。然高在一人之外。啓閉時。必翹踵伸臂而僅及之。終年乃不見日光。窗臨街而設。其制極入時。曰入時者。以其間嵌有玻璃。下承狹檻。玻璃之色。久已易其原狀。塵沙所蒙。未嘗磨拭。故隔窗不能見物。在例玻璃之窗。明澈可以窺內外。居家每以紗簾之。防宵小乘機而覬覦也。顧此窗既失其明。卽亦不復及他物爲之掩護矣。室中置一榻。一桌。箱籠一。網籃二。中實殘書業業。桌臨窗而設。四足咸欹側內向。似年老足力勿勝。故不能卓立者。桌上陳硯墨及詩文集數冊。紙烟一筒。盤烟灰之銅琖一事。桌上之物。已盡此矣。桌旁置籐椅。爲狀尙新。以室中諸物事較之。當推此椅爲最有觀瞻矣。榻爲

鐵製。倚壁東向。床柱鏽痕殆滿。斑駁如繪。飾榻之具無他



文士的居室

物。惟被褥亂堆作峯巒起伏狀。枕上髮垢沾之。似受脂膩。

則皆陶懿每夕支顛其上。搜索文思所積之勞績也。今日製造工廠喻之。則枕上不啻爲採集原料之地。而寸管則機器也。稿成之後。猶之工廠之出品。出品愈多。則枕上之髮垢亦愈厚。蓋天下努力之與勞績。恆兩兩相等也。榻之右側。列板木爲壁。縫合之處。呈疏朗之罅隙無數。白板之門。不設戶限。僅草草具居楔而已。顧陶懿遷入時。上楔已壞。啓閉時。恆頽然下倒。如醉漢狀。懿自惜其賣文之資。不之修治。且室中無長物。卽令盜賊臨覬。一見其狀。亦必掉頭而去矣。地板半已朽損。踐之輒聞細響。似力不任重而起呻吟也。計其腐革之受創者已數處。悉穿穴而弗補。仰望承塵。則以樓板代之者。蓋其上爲樓居。別姓所賃者也。塵縷下垂。不風而墮。狀似黑色之敗絮。據此。則室中爲境之幽妙。萬非吾筆可以曲狀而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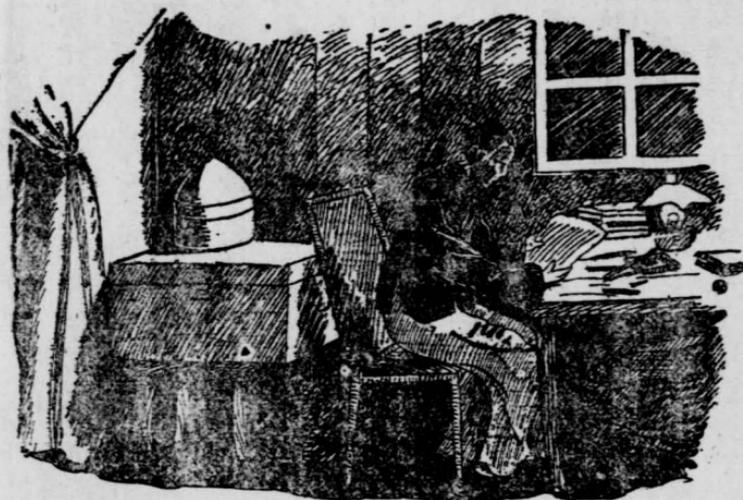
陶懿之居此室。非僦而得之者。蓋此室爲其友家之後廂。懿以與之交厚。因借館於此。友全家凡四人。夫婦而外。則爲其愛情之兩結晶體。一子甫能學步。一女方在乳鋪中。

此外尚有傭媪二人。即共宿於懿居之前一室。爲境尤幽黯。更前則爲友之所家。較後兩室爲敞爽。陳設亦精潔。有次。蓋友宅前後凡兩間。後室則劃而爲二者也。若以此宅全部綜計之。則上下凡三楹。分居數姓。友特占其六分之一耳。友爲人甚和易。而友夫人亦落落有丈夫氣。懿甚安之。初不以室陋而爲嫌也。懿以新秋來此。獨居習靜。日撰文稿數千言。暇則就友夫婦談笑。以遣岑寂。而友夫婦均健談。甚相得也。懿之撰稿。以夜爲多。以夜中人靜而思路易也。故一燈熒然。午夜尙揮寫不已。倦而始睡。顧有時急欲成稿。則精力縱憊。亦必強自支厲。期明日持呈書賈易錢也。或厭而思息。願心上立起一念曰。汝以文字自活。苟惰而不爲。則窘狀且立至矣。思及此。立奮然舉筆。顧於心則頗快快。非所甘也。大類耕牛之犁田。力竭而懈。忽爲農夫加以鞭策。不得不復賈餘勇以行犁。嗟乎。文士之文。咸爲生活鞭迫而出者也。懿本有恆業。爲人傭書已七八載。願在此七八載中。所受資本家威權之凌迫。不復能忍。因

憤然辭而不爲。期將以賣文自給。蓋爾時懿在著作界上。負有微名。書賈咸欲得其文也。懿年方二十五六。前此浸沉於奴隸式之職業中。實爲其置身社會之第一時期。今離此而賣文。在彼視之。直一新生活矣。懿恆自念。苟日得數千言。以月計之。所獲潤金當不貲。不特豐於前者之收入。且可恢復其身體之自由。躊躇滿志。至以爲得。懿之遷入此小室中。蓋即其賣文生涯開始之紀念也。

聖人有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蓋詔人以欲爲一事。須先有準確之攷慮。然後可以有成。實則事既未爲。前途茫然不可見。縱加攷慮。又胡能策以萬全者。懿始定賣文之計畫。亦不可謂爲孟浪從事。願彼行之未及一月。文思漸澀。握管恆不能下。不復能以日而計字。彼始悟常日事此。久必枯涸。即水爲自然界之物。其源至廣。然甘井常汲。亦有盡時。矧人之腦力有限。欲長令宣力於毫端。縱大智慧。亦必難於持久矣。懿至是。乃大爲生活前途憂。憂文思一竭。將無以事生也。以是每於不能下筆時。必力索枯腸。乾

訖不已。意謂姑無論字句之多少。苟能索得一字一句。則



夜 中 爲 文

生活上即可減少一二分之危境。較之不着一字。爲勝多也。未幾。有書局主人慕其名。聘爲局中編輯。懿得此機遇。心乃至慰。顧轉念昔者爲人傭書。不愜於意而去之。今之職事。初非稍異。乃又樂而相就。則饑來驅我。初無自主之力矣。自是懿每日日間赴書局中辦事。入夜仍理其賣文之舊業。孤燭凄然。相依爲伴。稿成視之。若有無數金錢跳動於行墨間。顧此時尚有一事足以生其疑慮者。則翌日以稿出售時。其體裁命意。能否表大主筆之同情。實不能以己意而度之。縱自視一無錯失。而人或以爲無取。故彼每於一稿成時。未得大主筆之報可者。心中恆懸懸不能置懷也。卽其夜中就枕。必反覆熟思稿中之始末。果有不善之處者。必立時披衣而起。燒燭改正之。而睡中又恒得夢。夢以稿上主筆。主筆勿以爲善。立以原稿擲還之。醒後雖知爲夢。然於心終不自寧。恐稿將真爲主筆所擯也。實則懿之爲文。咸有家數。處處能追踪古人。參以己意。非僅敷衍篇幅。博取潤金而已。每一文出。人必擊賞。然其文病

深奧。恆不爲俗人所喜。故亦有毀訐於後者。彼雖知之。顧一不爲意。仍堅持其古調。獨彈之初旨。不願變其體制。以效時世修蛾也。懿每夜文字之勞工。既滿其定時。則收其紙筆而皮之抽屜中。移燈傍榻。倚枕低誦古文辭。單單然若有至味。有時或和衣枕書而睡。至天明睡醒。始知爲長夜已盡焉。

懿居是室。不特寄寓友舍。亦且寄食於友家。食時。必與友夫婦共。惟晚餐恆獨往酒樓中。取酒自酌。以慰其竟日之勞。或嫌孤寂時。則覓友共醉。有鄭生者。與懿年事相若。意氣亦洽。鄭生體貌瘦削而呈愁容。爲人忠懇有度。迥然異於時流。且與懿同里籍。誼若兄弟。相見談話。雜出無稍隱諱。而彼此家常身世。亦相知甚審。懿性伉爽無町畦。鄭尤服之。懿出恆見訪之。捉臂赴酒樓。或不酒而就茗肆。相對作絮談。所語之事。初無邊際。大率以思家憂窮之感爲多。而語時亦最饒懇款之狀。以彼此皆貧賤離家。有感於生涯落寞者深也。二人過從既密。合若形影。以是彼等常至

之酒樓茶肆中。苟一人獨往時。夥役見之。必問以尙有一友今日乃不偕耶。然二人之以茗酒伸情者。實以客中所度寂寞之光陰。無所慰遣。聊藉以破悶而已。二人相見時。恆若有至樂。實則彼此蘊感咸深。雖強爲歡笑。而卽其談片論之。未嘗有一快意事也。特以傾談之際。可乘機發洩其蘊結。暫寬懷抱而已。顧一至酒闌茗罷。踽踽各歸其旅舍。則歡娛一瞥。百感又觸緒紛來。而懿一入其小室。情對孤燈。尤惘然若失。幾欲引燈焰而與語焉。

自懿任書局編輯後。其與小室相盤桓者。則以夜爲多。造物之設夜。固與人以睡眠之時間。而調息其一日中營營擾擾之勞者也。顧懿之於夜。爲勞一如日間。每夜伸紙疾書。厥狀大似參戎幕者之草急牒。不敢稍懈。又若有人鞭策於後。故敬乃事未嘗偷寸晷之暇也。苟其精神足以支長夜而勿憊者。則以彼計之。睡眠亦等諸多事矣。顧彼秉體不能同於龍馬之精神。發膏繼晷。稍久輒倦。雖心欲自奮。而眼昏手亂。不復成字。故彼之所以不失其夜睡者。實

精神之伸縮。不爾者。則彼且終歲無高枕自息之時矣。懿著作之外。更具一癖。每夜臨睡時。必檢其案上之日曆。按頁而計之。默數某日爲歸期。翻至歸期之一頁。始釋而就睡。雙眸既合。則於鼾聲中悠揚呈其歸夢矣。懿大率半月必一歸。歸輒二三日。以半月較二三日。其久暫懸殊甚焉。且此半月中之光陰。沉寂無歡。故愈覺其綿久。而歸期一屆。則又一瞥而過。初不能使之倍於平日之晷刻。蓋歸期之與平日。本爲同一之光陰。特彼一己之心理。視之顯然有軒輊耳。而日曆上之楮葉。紛然密疊。亦略無稍異。以理言之。懿之生趣雖薄。然客居半月後。必間一歸期。苦樂均焉。而日曆終年默默。絕無苦樂之迹象。留於其間。則日曆之爲况。更非懿之可比矣。懿就寢既遲。故起亦不夙。而室中又不能見日。故每日推枕興時。恆在傍午。曰傍午者。惟就時計而知之。非辨自日色也。懿居恆自念。深恨晨起之過晏。然積漸成習。即亦弗能自矯其弊。以彼夜中耗神既甚。其身體恆欲藉晨睡以調劑之。不願悉從其心上所發

之命令也。然懿於夜間屬稿時。待遇其勞頓之身體。未可謂之苛薄。蓋彼燈下沉吟。一手執筆。一手輒引捲烟吸之。烟盡更進。用勞其體。用心亦已周至。顧彼身體初不以此而告奮。可謂不能忠事其主宰矣。懿每夜所吸捲烟。平均計之。約可十餘枝。室既不廣。烟霧遂充塞室中。縷縷不散。而文思亦似爲烟所引。隱寓於烟霧之中。人之思想。本無形質可尋。懿靜坐其間。又胡能有攔筆時耶。我今序此小室。不能不更聯及友之家庭。以小室者雖懿之所棲息。而其地則固屬諸友家也。友家庭之人數。前此我已言及之。友爲一少年之美術家。爲境較懿爲勝。蓋美術家與著作家。雖同爲以藝自活。然美術家成一畫。阿堵傳神。易於自見。而畫之美惡。弗論雅俗。咸能一見而識之。若在著作家之文字。非若畫之工拙。可以使人一目瞭然。深奧者。不能見賞於俗人。欲求淺率。則又不甘自卑其人格。故文章之爲物。古來作者。往往不遭時賞。而求後世人知也。以是著作家以文字博潤筆資。其艱實十倍於美術

家之畫。懿之所以窮。亦此理耳。友與懿篤好如兄弟。不以形迹相拘。友夫人亦嫺文字。兩孺子則但知啼笑。動作一本其天真。外此卽不復有他想法。以是卽可知友之家庭至爲簡單。懿處其間。殆與一家人無異。友與友夫人有時戲爲爭執。懿苟聞其理屈而詞強者。必出而持其平。以辨才論之。友夫人實勝友遠甚。辨論時。雖理屈亦必不肯自伏。友口吃而語澀。卽理直亦爲所抑。故懿恆袒之。友夫人一口當二人。亦從容無所懼。必制勝而後已。兩小相隔僅一齡。皆玉雪可愛。子能學語呼其父母。友命其稱懿曰伯。則亦伯之。友愛子較甚於愛女。子欲所需必力致。友夫人則反是。以爲女貌敏慧。宜鍾愛也。實則二人之於子女。非真有所軒輊。特故爲之別。植小黨派以爲樂也。猶憶秋盡時。子患病幾殆。友與友夫人終日以淚眼相向。平均計其所下之淚。彼此沾濕之巾。爲數相等。及子病瘳。則二人笑容亦相若。絕無多寡之可別。據此。可知二人之愛其子女。實無偏私之可言矣。友夫人母家相距密邇。故日必挈

其子女詣之。或留午飯。或留晚餐。習以爲常。有時友亦偕往。至晚始歸。怡然具至樂焉。友與友夫人既離家。則留一傭媪守之。懿恆先歸。獨就其小室作默坐。傭媪亦苦寂寞。輒自隔室絮絮與懿語。其語每多問詞。以傭媪與文士談。其談資之枯澀。可以想見。故媪之所言。惟就懿所知者問之。大率叩懿以何日爲節日。少爺今日不外出乎。或曰少爺嗜酒。酒果有美味乎。然每見少爺被酒歸。面頰耳熱。狀至罷茶。則酒之爲物。足以致人於醉。豈醉時較醒時爲樂耶。凡此皆爲傭媪所恆道者。若田事女紅等。初未一言及之。蓋自度此皆村婦之事。非士流之所語也。傭媪言時。懿心厭其聒絮。僅漫應之。有時則故作不聞。以塞傭媪之詞緒。傭媪察其意與不屬。卽亦默然。一日。傭媪持家書句懿述書中意。且乞爲覆札。懿甚厭之。已而憫其貧老。遂強應之。傭媪稱謝不置口。懿乃慨然念及人之所不能者。以求能者。其心恆視爲殊榮。實則能者爲之。初不靡其絲毫之力。然能者恆以人之不能而靳之。則天下事大抵轉輾相

欺飾耳。友家傭媪。以懿所居之時間中計之。先後凡五六易。率以常熟產爲多。皆好饒舌。此殆常熟人之特性也。懿於每一傭媪新至時。必叩以常熟有翁相國者。若能識之乎。聞者皆瞠目曰不知。嗟乎。相國位望之高。去人君無幾。功業之偉。亦非恆人所得夢見其萬一。然其名尙不能播及其鄉里。然則人之樹名於世。亦奚足特耶。

懿居小室者既久。厭惡之心亦愈甚。其意若以每日能減少其伏處之時間若干者。則於身心上卽能增益其數分之愉快。故彼每日於書局中散事後。卽匆匆詣其友鄭生處。以謀酒食之歡。鄭生恆攢眉語懿曰。我輩羈旅之身。直覺眼前無一事可以爲樂者。懿聞之。每欲力索生平得意事資談助。顧搜偏枯腸竟不一得。則舉其近日所成之著作。娓娓言之。攝其精義以自詡。若在酒後。則所言尤放。謂當世文士。咸尙纖巧。獨我能樹一幟以自雄。名雖弗震。然自問實不在人下。特真賞難求。讀者不能細加體會耳。且文士之名。大半藉標榜以成。譬之書畫。卽拙劣不近人理。

試以精版影印以示人。且附以譽詞。則見者亦必交口稱賞。以爲有家數也。故左太冲之三都賦。必待皇甫謐序之。始能博人傳寫。洛陽紙貴。以皇甫謐於時負重名。人之貴三都賦。非真能知其佳也。文章不能自語。卽妙絕無倫。而時無識者。亦惟默默以隨流俗之毀譽耳。鄭生聞之。越其有理。懿更有數語尤俊妙。其言曰。處濁世而臧否人物。不如選色於粉黛中。觀人富貴。不如徵歌於舞榭間。以選色尙可於消極中博一時之快意。臧否人物。則芸芸者。幾無一善之可跡。轉足激爲憤懣也。觀人富貴。則我儕物欲之心未刪。見之徒生枯槁之感。適足彰己窮蹙之背景。故不若徵歌以觀其夢幻也。懿每與鄭生遇。言必不離乎此。以爲暢快。顧每夕相聚者。一二小時而止。勢不能促膝事長夜談。當懿別鄭而歸。途中恆若有失。見電車中人。面上咸呈歸意。則默嘆曰。彼等歸時。苟無妻孥之慰藉者。亦必有同舍之朋友。相對傾談。此一日中事。獨余斗室孤燈。蕭然對影。而友夫婦亦掩關就寢矣。

一日。懿自里門返。此次居鄉較平時爲久。一入小室。見桌上硯墨皆塵封。榻上衾枕亦倒亂無次。而友家之浴盆及晒衣竹。與夫小兒所乘之笥車。均自備媪室中移置小室。懿知備媪之所爲也。顧以室非賃取者。權不全屬。而私計備媪見至。不久必將移出。遂默而不言。迨既多日。而此諸物者。仍一一安其原位。竊嘆備媪之謹愿。且伺守之慎。竟不損我室中之一物。天下奴侍之材。殆更無勝此者矣。懿處之既久。見此諸物均無去志。而獨居方苦寂寞。則引此諸物爲伴。亦慰情聊勝於無之意也。一夕。懿撰稿至逾午。始睡。燭淚盈跋。殘膏欲盡。是時萬籟沉寂。惟聞隔壁備媪鼾睡聲。及轉側時以身觸床簾格格震動聲。備媪日間每食飽飯必三四碗。蠢然無所用心。故體力充健無匹。入夜酣睡。雖轉側初不費力。而床簾之受震。發聲已頗振振矣。而友家小兒夜中索乳而啼。時作時止。爲聲亦隱隱可聞。此外。遙聞馬路上摩托車疾馳而過。雙輪雷轉。爲力至猛。乃小至室中四壁亦作微顫。懿默嘆曰。是必富貴人自

歌樓舞榭中徵歌選色歸也。彼等擁資疊壘。席豐履厚。長日無所事事。故必求其行樂之道。以暢其意。雖長夜無恤。從知富貴人以金錢博歡娛。猶之貧賤人以勞苦博金錢也。不爾者。則彼等錦衣玉食無所憂。夜來無事。大可高枕安眠。又奚爲更深夜靜。與貧賤人同其廢寢忘眠耶。雖然。以彼富貴人每夜所耗之金錢。較之貧賤人一月無寐。以勞力易取之數。恐亦不逮其什一耳。懿滅燭就枕後。思潮起落。初無靜理。久久弗能入睡。俄聞樓上有窸窣聲。側耳聽之。莫辨其爲人爲鬼。或此樓人鬼共處。深夜人睡。鬼乃乘隙而出。雅步夷猶。樓頭玩月。初未知樓下人欹枕無眠。尙未入夢也。懿風塵久處。孤室獨居。胆本絕壯。聞之略無恒怯。且自問半篋殘書。蕭然四壁。非若高明之家。易遭鬼瞰。以是益無所懼。靜伺久之。卒乃無異。已而懿亦沉沉然入其寂寞之夢。及殘更夢醒。起而便溲。時夜色昏沉。充佈一室。甫一張目。忽見枕畔爛爛有微光。疑鬼物之來襲也。急起探火柴取火。則一黑狸奴翻身自枕畔一躍而下。匿

入床下。懿見狀轉自笑其怯。搜畢。又擁衾覓睡。睡中時時思及貓之狡黠。不知捕鼠自飽。而乃潛踰衾枕間以取暖。明日必設策禁之入室。免爲所擾。既又轉念貓之於我。亦



奴 狸 睥 枕

大有情。彼殆憐余之寂寞而爲伴也。不爾者。則必以此室貧無一物。羣鼠亦苦飢而他徙。故貓乃大閒。夜中無徑。遂戲伺枕畔。而欲窺余作何夢耳。實則懿之所夢者。可歸類而言之。其最上之夢。爲夢中得鉅金。其次則爲歸夢。又次爲得一佳文或工妙之詩。此三者。實爲其醒時所結想而成者。大抵一月中。夢作詩文者爲最多。歸夢恆五六次。而夢獲鉅金則僅或有之。然則人世欲得好夢亦至不易。矧其他乎。次日。懿晨睡既醒。窗外行人躡履之聲。絡繹不絕。而市聲亦撲窗而入。知爲時非早矣。遂披衣起。忽憶及夜中枕畔狸奴。見其自床下入也。顧此時跡之乃杳無所見。而床下地板。穿一穴甚大。始恍然悟穴下爲貓所窟。此穴乃其出入之門戶也。方探視間。貓忽自穴中躍出。疾馳向室外去。懿乃思以物障之。阻其出入。籌度良久。欣然曰。得之矣。立就箱籠中取一長方之木板。出。板黑漆而有字。則市招也。以市招掩貓窟。微嫌其不稱矣。然此市招者。非若煌煌大商店之所懸者。彼與此落寞之文士相處。則其賦

命之蹇亦已可見矣。顧雖如是。此市招爲狀。燁然有光。殊具氣象。初不料其湮鬱於此。竟不能遇大用也。可知天下材美者。未必盡能致用。胥視乎遭際之何若耳。推而論之。人與物固無別也。懿一見此市招。卽不禁思及其歷史。蓋此物雖極微。然與懿實具有絕大之關係。往事成塵。言之至深感慨焉。數年前。懿嘗與其三友。謀期建業以自振。俾早離其依人之生涯。三友者。亦年少有爲之士。氣誼既洽。心期亦共。顧懿與三友皆寒儉。雖謀振事。而資本籌之久。人僅得二百金。四人合之。則八百金。去千金尙短二百也。至是均主集千金以成整數。顧乃百計無所出。一友慨然自任。將往說於其所諗之資本家。於是咸必其有成。以爲二百金之數。求之於資本家之手。直類取汲於海。未有不得者。比此友覆命。悵然無所獲。蓋天下資本家之視其貧薄之親友。有似田夫之畏蝗。彼等之心理。率以貧薄之親友。足以蝕蝕其金錢。於己一無所利。故必避之若浼。雖指天誓地。瘡口敝舌以求之。亦必漠然無所動。實則人當

貧乏而有求於其親友。爲數必非巨金。若節一日中宴樂所耗之資以應之者。已足使人志滿矣。此友所謀既不臧。而懿等亦計窮。卒以八百金謀翻出版之業。於是日夜集而編纂書稿。比稿成。而其間所耗去之日用。已不貲矣。此市招蓋卽於是時所產生者。字爲懿之手筆。姿態古拙。且自署其姓名於旁。下鈐朱印。當懿書此時。默計一旦事成。此市招高懸於市門之外。則萬人瞻視。其書名必且騰噪一時。孰知厥後竟不得表見之時。使人一面。蓋至稿成付梓之際。印刷之費。已竭厥無以應。而一切經營之所需。有待於資本者。爲數孔殷。懿等雖奮發有爲。然水盡山窮。已無復爲計。不得已。遂偃旗息鼓而罷。而此待試之市招。亦竟廢而不用。懿之理想中之書名。卒乃不能藉此市招以震也。當懿與三友創始時。一友戲言曰。今日之事。成則已。不幸而敗。則吾曹惟有揮涕而別耳。然至揮涕而別時。吾曹此後之生活。則又茫茫不可問矣。此友言謹而慨。事後追思。又覺其有餘痛矣。迨事敗。懿與三友遂分居。三友委

此市招而去。懿乃取而藏之篋中。遂挾以遷入此小室。今乃不期以之掩貓窟之用也。懿就地板上補塞既竟。則坐而自憩。默念嘗見貴宦之家。及後子姓氏式微。所遺朱漆之衙牌。往往用以塞大門上所當之狗竇。與今茲以市招牌貓窟。事正相類。然宦家所遺之衙牌。當其隆盛時。常昭示於人。人亦望而歆羨之。而此市招自漆肆中髹飾而出。後始終未一示人。有之。惟某日一懸於晒台之上。蓋爾時余與諸友猶未分居。而事方新敗。我儕對此市招。咸覺負彼。時我儕爲樓居。出室卽臨晒台。余乃戲持市招。登晒台而懸之。顧舍我四人而外。乃無一人有見之者。則此輕輕一懸。雖略可爲此市招慰。然惜其運命。乃不幸而入我曹手也。今者隱沒不彰。委身與地板爲伍。彼而有知。必嘆遇人之不淑矣。懿涉想至此。油然動其身世之感。念長此默默。後顧大難。而彼三友者。又各自爲計。回首疇昔。覺腸腑中。輪菌莫狀。環視小室。則又滿蓄淒黯之象。此情此景。大有無可奈何之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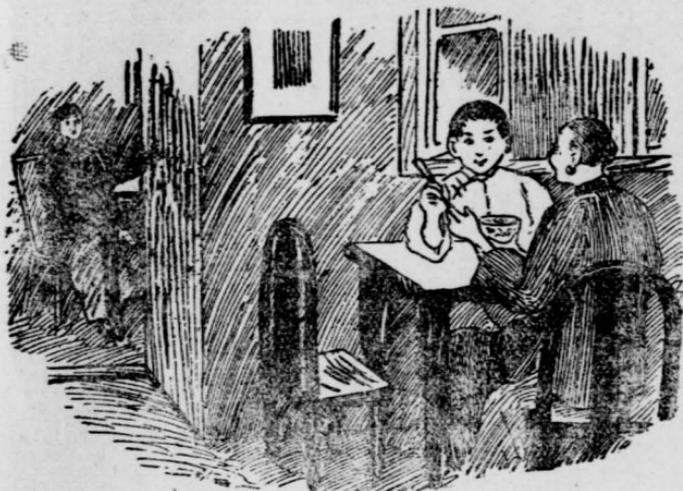
懿恆自念。男兒生世上。胸懷偉抱。鬱鬱不能一試。則其精神之痛苦。較之刀刺尤烈。且人生最難遣之事。莫如寂寞。以寂寞者。實爲精神之桎梏。不使有發皇之日。積時既久。則凡人固有之活潑。悉潛耗於無形中矣。猶之草木之終歲不見日光。沉陰旋繞。生機日衰。久必萎落而止。非其賦乘之不能滋長也。蓋亦環境造成之耳。以是懿處此小室中。恆鬱鬱不樂。而慨念行藏。尤若芒刺在背也。顧友家之傭媪。則至以此室爲幽靜。狀至樂就。蓋此室位於傭媪所居之前。自黝黯之坡窗中。所放入之光線。盡爲此室所障。後禮卽長日昏晦如遙夜。故每當懿他出時。傭媪必入室自治其針黹。或就桌上。攪鏡理其椎髻。及懿歸時。恆見桌上有遺髮。髮色如冬日枯乾之草莖。髮垢如靛。蒙於硯墨間。傭媪之避人入此室。亦深以爲懿覺察爲慮。初非欲自露其迹兆。顧彼等飽食無所用心。神經至簡單。事畢而出。卽坦然自忘其所以。初不計及加以拂拭。卒乃留迹以授人推度之資也。懿雖知之。私計彼等雖下役。然擾及余室。

初亦無害。遂容忍而不與較。願在傭媪之心理。以爲日入此室。未嘗爲懿目覩。必不覺也。有時傭媪乘懿出。或提攜友之愛女。坐懿榻上爲戲。懿歸時。每見衾枕均易位。而坐處則顯然深印臂痕於褥上。懿默歎此室實與傭媪共者。也。一日。懿傍晚歸寓。見地上置鉛皮製成之方槽一。知爲友家兒女遺矢之器也。槽之四圍。濕痕如滌。則孺子所撒之尿也。遂呼媪詢之。媪斂具去。以帚略拂其濕痕。然其意似謂此我主人之室。今小主人偶污其處。於事亦至尋常耳。總之。此室雖懿所居。然力不能禁傭媪之出入。懿爲人初非圓融。顧自計與傭媪爭此小室。則爲量亦已不廣。而友家推此室以館之。蓋亦出於雅誼。初非以全權屬之懿也。且友夫婦爲人不屑屑計細故。而懿若一一爲之告。則不特修怨於傭媪。抑亦自示其褊狹矣。懿之居此。初非自誓以久計。特暫稅其駕。徐圖敞爽之地以徙之。顧雖如是。天下享用之豐。恆隨生活之高下而定。若懿者。橐筆藉文字爲生涯。潤金所入。亦僅足博粗糲之食。窮巷之居耳。

欲求其優。殆無異於緣梯而思登天。以是懿每思及昔日之柳葉。苟不中道而阻者。則今日亦必無此蹙蹙狀。人生雖不必沾沾於起居服食之數端。然有志弗遂。鬱伊自苦。則胡能不動負負之感耶。懿以小室之種種。而聯想及於昔日之敗衹。又進而感及其身世之蒼涼。若影隨形。若聲隨響。蓋非小室之能苦懿。實懿蘊感之深。而怨及小室耳。若僅謂小室之蕪穢。則不難鉛堊以飾其四壁。明窗以豁其光照。朽木穿穴之地板。則易新者以代之。書畫以掛壁。灑掃以潔室。陳西式之什物於其中。銅床而羅幔。錦被而繡枕。精其几硯。整其卷帙。則此室可以立改其面目。凡茲一一。咸可以金錢解決之。據此以觀果室之負人耶。抑人之負室耶。

余前文不言友夫人母家甚邇。友夫婦恆挈兩孺子往就耶。友夫人行時。必以一媪相隨。分抱其幼女。一媪則留以守宅。若及晚友夫婦留飯於彼者。則必令一媪先歸具餐。與守宅之媪共飯焉。懿人夜雖恆他出。顧亦有時倦於奔

馳。則獨坐小室中。靜噓沉冥之空氣。一夕。二傭媪方進食。絮絮稱高談。懿隔室聞之。聒耳生厭。顧乃不能禁其不言。



二傭媪進食談話

則姑靜聽其所語以自遣。二傭媪者。一年事可五十。一稍次。皆常熟產。友嘗戲以比政府。謂之常熟內閣。其言至談諧也。今余欲狀彼二傭媪以所談者。姑以甲乙別之。甲指其老者。乙指其稍次者。甲音吐如破竹。言次。輒雜怪笑。爲狀大似田間呼語其儔侶。乙言較輕微。而口才亦遜於甲。以議會喻之。則甲爲能言之代議士。而乙則僅備位席中。隨衆表示贊成與否認而已。甲曰。彼等今夕不飯於家。不又聚而爲雀戲耶。曰。彼等者。蓋指其主人也。乙漫應曰。然也。甲聞乙言。則怪笑作矣。而碗箸相擊聲。亦應之而起。以狀卜之。則必碗中飯盡。將更進第二碗矣。乙見甲笑。則叩之曰。爾何笑耶。此言既出。乃不聞甲之作答。但聞其口齒間咀嚼聲。如鐘擺之動盪而作響者。則其第二碗飯甫下箸。急於進嚙。猝不及置答耳。少須。甲徐言曰。爾乃不知我笑中之意耶。余行年若許。爲傭亦久。所歷之處。殆不可以僕指而計。好博之家。亦屢見之。然主人每博勝。例必以其博進之錢分什一以哺傭媪。以傭媪長日服勞。宜得沾潤。

也。顧此家主人則殊不爾。余來此將兩月。亦時聞主人出而行博。乃歸時迄未有絲毫之被惠。豈主人博竟長負耶。乙驛言曰。爾言誠然。此雖不可比於每月所得之儲值。然亦不可謂之非分。我儕爲人傭。固不能一一如志。亦視主人之度量何如耳。甲曰。以我計之。則爾亦太懦。爾既同隨主人後。爲博苟勝。宜示意於彼。得則攜歸與余平分之。爾縱自示其大方。然太不爲人計矣。故主人之吝。汝亦任其咎也。乙急聲辯曰。此何與我事。爾言殊奇突。苟主人無意於此。卽明言勾之。亦非出之所願。爾若以爲應得者。則主人歸時。爾自陳其說可耳。乙言未竟。甲遽止之曰。汝實某人。與我嘵嘵何爲哉。言至此。忽寂。顧刺刺之聲。仍續續不已。意必附耳言矣。懿凝神竊聽之。則辨其數語曰。隔壁主人友。……吾言欲使彼知耳。……彼知之必將傳語於主人。……懿恍然默嘆曰。黠哉此媪。彼乃欲示意於我。使我言於友夫婦。以遂其所欲也。兩傭媪耳語久之。則又復其高談之原狀。甲復舉一事語乙曰。今日爾等行後。余至輪

埠迎余子。以余子習藝於某木肆。前日以事歸家。言今日必返。顧余至輪埠。乃不見其至。已赴其習藝之木肆中詢之。亦以未至對。余乃急返。恐主人知余潛出而詬責也。比行至一布莊。余就之購鞋料。店夥欺余老醜。爲價乃昂。請損其值。店夥忽大出惡詞。斂布而入。余憤甚。亦以惡詞報之。彼布莊店夥每見少女至。卽溫語相向。雖減值無恤。而一遇老醜之人。待之絕無人理。試思若輩之浮猾。寧不令人氣沮耶。爾時甲傭語聲愈接愈厲。申言不已。驟聞之。必不信其與人作閒談。直與仇家相見無異也。其言曰。汝亦仰飯於人者。能勝人幾何。凌傲乃爾。非壽相也。老婦雖微賤。然行年已五十外。有子三人。皆與汝年相若矣。爾僮視我。宜母事耳。今汝雖傲然據此市門而自得。然以我度之。汝母或在。老醜之狀。正與我相似耳。汝休矣。老婦閱世較汝深。凡年少狡黠者。皆不壽。且依人作計者。勢不能永。永無別去時。汝不自省。則後此正大難覓一溫飽也。汝休矣。老婦受汝欺。止一次。汝見少婦至。媚笑並作。語多佻健。

他日汝苟積每年牛馬資。歸娶一婦。則汝婦至他處市物時。人亦將以汝施人者施汝婦矣。汝年正少。曷稍修德。老婦今日非言爾。直訓汝耳。甲媪語時。尙挾有咆哮之聲。惜吾筆不神。弗能躍狀於紙上。然觀其詞鋒之尖峭。亦可知其非懦矣。甲媪語竟。難以怪笑。自喜其出語之能令人懾伏也。爾時碗箸相觸之聲。又錯雜而起。則飯且畢事矣。懿啣烟默坐。盡納此雅談於耳中。一一加以玩味。不期而晒其笑容呈露於無聊沉寂之臉上。猶之久雨之雲。忽現時。實爲此小室中希有之佳况也。少須。出筆硯從事其例行之工作。素紙之上。蠅頭之字漸集而夥。燈光映之。似照見其心血絲絲網絡於行墨間。彼所最引爲自賞之處。則其心血所沾亦愈濃。顧此行墨間之心血。一燈而外。世人率無觀焉。是夜。懿心緒騫亂無次。下筆甚澀。覺不及傭媪高談之條暢。則擲筆嘆曰。文士執三寸管。自以爲可以驅使天下。不知有時乃弱於村婦之舌。然則所謂錦心繡口者。爲技亦已可見矣。且村婦之舌。特鼓以自快其意。初無

所營。亦無得失於心。而文士窮搜苦索。騁毛錐以成文。欲取時賞以補衣食。當其下筆之際。不知費幾許心血。恐然懼有所失。出言立論。在在咸若對帝王而對策。不若村婦之饒舌。放言無擇。但求縱懷而已。以是可知精神界之苦樂。文士與村婦較。猶萬里也。然在常人視之。必謂文士卓然秀拔於人羣。村婦則下品也。以此例彼。直類跨霄漢而俯泥淖。相懸不可計以道里。實則村婦蠢然率性。僅知飽暖而止。舉凡人世之煩惱。當之若無所見。心不外擢。天機恆足。文士秉資既敏。視事亦洞。憂患之事。常欲集其身而試之。而其所握之筆。大類吸取憂患之磁石。拈毫所得。不外於悲天憫人之旨。即非身歷之事。而中心之悄。實無別人我也。故文士之心。殆無異深錮於泥犂中。縱處境非塞。而寸心所宅。則永永無舒適之時。又豈能與村婦並論哉。懿涉想至是。擲筆度紙而罷。木然支頤而作冥想。自念曰。余昔臨文每自賞。卽世人不以爲重。而余敵帝之珍。未嘗稍減。顧及今思之。此盈紙彙幅者。不憚詞費而出之。於

事一無所益。不特人視之輕。即余亦自嫌其多事矣。文字之爲物。既非珍寶之能炫人。又異菽帛之可溫飽。殫耗心力以赴之。非至愚之人不爲也。矧人之致力於文字。特欲聘其才藻。以取賞於通人耳。顧世間通人少。而傭奴衆。千萬之中。不得一二通人也。即彼少數之通人。能一見余文。而擊節者。而傭奴不啻恆河沙數。彼等儻鄙穢惡之氣。聚而相遮。縱吾文佳極。亦足掩而弗見。猶之投珠於九淵之底。水濁流深。又胡能自曜其光耶。嗟乎。天下文士之欲以文章驚世者。直迷夢耳。其不智爲無匹矣。古人固有斤斤以文字期身後之名者。然生前既寂寂。不能震撼於一時。而死後垂名。縱萬里喧騰。於己一無所知。亦胡樂耶。時窗外缺月微明。舉目可見。爲光乃似風暈。則月本非暈。實玻璃之妙色暈之也。古今幽人之賞月。或於園庭。或於山野。而蟠伏於塵污堆眼之陋室中。具雅興以對月者。則自懿作古也。懿之客居。最畏見月。以月照長宵。淒冷之狀。最足觸人旅感。而此室初非受月之地。故彼與姮娥見面之時。

乃絕少也。是夜。懿忽反其常度。窗月模糊。似欲招之入懷。因即吹燈使滅。復起而闢窗。時已丙夜。冷風吹月而入。爲光較窗闔時倍明也。月色之爲物。最樂與羈旅抑鬱之人爲伴。顧彼惟能撩人之感慨。初難予人以慰藉。故人對之。爲感必甚於平時。大類麴孽之性。一發便能成醴也。懿此夕之玩月。初非挾雅興以臨之。當其滅燈啓牖。咸若非出自主。其心坎中初不知有賞月事。此舉蓋亦發於不覺耳。懿延月悄悄。作忘言之對。胸中百感潮湧。而迢遞鄉思。亦以是而觸發。默念家中老母年來精力日衰。井臼操勞。漸不能支。三餐之餘。恆與衾枕爲伍。且厭與人語。沉沉如習靜。彼畢生勞瘁。惟望余能日進於佳境。以息仔肩。顧余不才。客居十餘年。不能有所樹立。滋難上慰親志也。今茲淡月孤窗。夜深燈滅。度老母倚枕量其遊子之寒暖。或且未一合眼。即已入睡。則夢中必又見余拈毫苦索之狀。嗟乎。聞之古義。親在不遠遊。徒以飢寒之見迫。而忍委其親以遠出。豈非人生之大不得已耶。矧天倫之樂。首尙團聚。而

余以謀升斗而去鄉井。疎其定省。則寸心之惻惻。又胡能自己乎。猶憶余前次返里。一夕。余幼弟吹洞簫以娛余。余



中 夜 思 親

聞簫而樂。以爲簫聲抑揚而幽婉。油然生其骨肉之情。余母雖不解音律。然聞之亦謂悅耳。余因命弟庶續吹之。久久始已。爾時窗前月色。弗異今夕。不知余弟自阿兄去後。仍時時以簫娛我母否。而此際夜月當窗。余弟果已入睡耶。或其童心善戀。夜課闌時。偶一擺韻以悅母。亦正未知果爾。則姮娥有靈。胡不以輕風攝其餘韻以達我乎。懿觸緒紛來。是夜竟未就枕。迨曉色吐窗。始有倦意。遂和衣而臥。

懿勞於文字。况瘁萬狀。且縱酒耽憂。不自珍攝。侵冒既深。未幾忽患喉疾。寒邪內襲。遍體無溫。呻吟床褥間。苦乃莫喻。私計客中臥病。觸處生悲。且湯醫之供。亦至不便。偃臥兩日。遂立意歸鄉。扶病登程。幾無力可以自主。幸鄉路非遙。半日可達。既抵家。卽召醫來診。醫云體質佳。雖長途跋涉。幸未加厲也。懿母見其子以病歸。知必客中起居不善所致。屢屢叩邇來多飲酒否。又筆墨倥傯。亦往往澈夜不眠耶。其婦在旁代答曰。彼居家尙時爾爾。矧客中寂寞。何

能免也。言已。姑婦咸發微嘆。懿聞嘆聲。則推枕起坐曰。汝曹毋多慮。余病不久當起。客中之况。固不能與家居並語。然余亦未嘗不愛其身。特身在羈旅。必難臻起居之安耳。言已默然。覺眼前家庭親藹之空氣。充播室中。利於病。爲功倍藥石也。回憶客中陋室之境。不啻雲泥之判矣。又念人生爲生計所困。假擾風塵。呻吟憂患。致長離鄉井。以自苦。洵不幸也。越時可一星期。懿病已瘳。復將息多日。遂賦驪唱。而客中長見之陋室。又與朝夕爲緣矣。既至室中。塵穢之氣。觸鼻欲噦。而小桌本其文字勞工之廠所也。是時桌上塵封已寸許。硯墨咸若古物。四壁塵網如幕。蝸涎錯綜作水銀色。床上衾枕倒亂。塵亦如叢集。室中所餘之隙地。什物堆置。紛然擾眼。蓋久爲彼傭媪度物之所矣。或傭媪出於善意。見懿行李蕭條。故置諸物於其旁。俾其隨時取用。亦正未可必耳。懿至。乃稍稍整理之。然縱橫錯雜之狀。未能易也。爾時已迫隆冬。入夜。朔風擊窗。獵獵作虎吼。懿雖新痊。顧默計歲闌且盡。窮愁日促。遂每夜奮筆爲

文。以備度歲。不復自顧其身。且病中所耗醫藥之資。咸須取償於筆下也。天下人以金錢之故。致力獨勇。雖困疾無阻。矧歲暮黃金。爲值更貴於平日。故趨之亦急。此可同聲痛哭者也。懿孳孳於筆墨。而弗問者。爲時可一月。篝燈宵分。倦不敢睡。此中况味。言之不能悉也。一日。懿得友人柬。招與宵讌。懿念數日來勞頓已極。得一歡笑之地。以自慰。於事亦得。顧又轉念。今去歲闌爲日已迫。不急自謀。將何以成歸計。讌飲固樂事。然糜時甚久。不如却而事筆墨。則字集而金亦至焉。以是遂不赴。是夜。寒冽特甚。嚴寒繞指欲墮。懿傍燈灑翰。硯水欲冰。而毫端亦木強不仁。不能疾書。懿每草數行。手指即僵不可運。則引燈熨之。更時時燃烟卷猛吸。烟霧繞時。覺有微溫。則又奮筆而下。而身顫肌粟不問也。烟爐更燃新者。廣續不已。一手承烟於唇。一手運筆於紙。爲狀至忙。烟灰積而下墜。蒙其文稿。則呵氣吹去之。凡此皆已習爲熟練之手續矣。懿屬稿至夜半。寒不可支。始罷而寢。心中則滋訝。今夜寒氣乃奇酷。殊債事也。

而一思及友人招讖之事。眼中頓現爲燈紅酒綠之象。幾忘身在陋室矣。擁被既久。舉體始暖。直引爲無上之安適焉。明日晨醒。枕上聞窗外行人躡履之聲。咸似雨屐。而窗明亦倍於平時。既起。推窗覘之。則白雪皚皚塞道。高數寸矣。始恍然知夜來奇寒砭骨者。乃大雪也。嗟乎。擁鼻蝸居。塵窗對雪。此又羈旅中希有之美景已。

日月易過。鼙鼓聲喧。懿書局中例有歲假。彼於一月來經營歸計。殆無釋管之時。而夜來就寢。枕上輒聞爆竹聲。聲起如搗其鄉心。刺促不自寧也。彼綜計一月中所撰之文。約三四萬言。易資供度歲需。差可敷矣。遂歸。歸去之樂。則懿惟貯之心坎。而於前此小室中之情境。欲摠而告其家人。顧乃不知何自而起。懿之在家。椒酒春盤。既歷之有日。胸頭宿痞。盪焉無存。顧飢來驅人。行期又屆。以正月向盡而辭鄉。羈旅生涯。復惠臨而與之爲緣矣。懿初自計。開歲寓處當遷地。雖彼小室。以謀自安。以爲歲星既易。百度咸新。而余亦當求生活狀態之改善。使增其新氣象。嗟乎。

天下失志之人。恆思自新其處境。每當新歲。心中必躍然。蓄有無限之希望。期歲改而境亦日佳。其視新歲之來。似挾有無數之幸運。以貶人。證之恆情。殆無或異。固不獨懿爲然也。然懿性病懶。而一時卜居亦非易。遂又因循。仍就小室居之。以是彼理想中之新居。至此直同泡影矣。彼既毅然安其行李於舊寓。顧心滋非願。默計曰。余去歲螻蟻此室。已飽嘗其况味。今雖重來。然祇可供余宵睡。曉夢回時。宜即披衣離此。至夜深而再至耳。如此始可稍減其愁緒。不爾者。則仍欲如前此之盤桓。陳硯墨於桌上者。我方寸偪仄。不致狂易者幾希耶。觀此。則懿新居雖未遽償其願。而於起居之安排。實已得有消極之解決。此不可謂非彼新歲以來之新氣象也。自是彼在小室中。惟長夜一宿。曉日甫上。即亟亟出室而去。而小室中著書之燈。向之丙夜青熒者。今則僅供照睡矣。雖然。懿以文字爲生者也。夜中不搦管。所失滋大。閱時稍久。因又幡然變計曰。余今徒以厭惡所居。而弛吾業。則此小室者。沉沉然初無所損益。

亦非若人之有知覺。知我厭惡。而余屏絕筆墨。實不啻鑿金銀而杜其入我囊中。抑亦愚矣。以是彼漸又稍稍與小室相周旋。入夜。揮毫落紙之聲。又逐燈光而出矣。時載陽展候。暖氣漸萌。室既卑濕。蚊蚋先期而出。粉蛾如紙片。雜而成隊。孤燈乍明。咸飛繞而集。似亦心愛光明者。粉蛾好趨炎。恆觸燄而死。炙爲微灰。蚊蚋爭就紙上。欲據字位。懿時時擱筆撲殺之。蚊本吮人膏血而自飽者。遂留血於紙。點點染行墨作殷紅色。紅黑相間。乃具奇致。實則懿握管爲文時。其毫尖所注出者。皆心血也。然則字與血。二者固非有別矣。嗟乎。文士之爲文。正無異蚊之以血殉紙上。特蚊血取諸人體。而文士之血。則絲絲咸自其心頭瀝出者也。一夕。懿自酒家扶醉歸。心沉於酒。憊而思睡。遂不復理硯墨。和衣就榻。彼方支顛於枕。悄然領略其醉中寂寞之味。急見壁上有二物。微微蠕動。急起視之。則二蜒蚰正綠壁而升也。懿醉眼矇矓中。一見此物。頓覺不能自安。噫。氣歎曰。是地陰濕至矣。寧復人居之地哉。已又就枕。覺頸項間似觸濕物。寒乃如鐵。攢枕檢視。急離榻取火。狀似備賊。蓋彼頸項所觸者。乃又一蜒蚰也。衾枕之間。涎液染作錯綜狀。色如銀絲。彼默念此室不可久留矣。遂以紙裹蜒蚰擲於地上。蹴之成糜。且恨恨曰。善誠爾類。毋再擾及乃公。

清夢。設復不悛。亦如爾耳。既竟。遂又上榻。願睡後時時懷戒心。久乃不成入夢。苦已。已而思及壁上之蜒蚰。留之亦殊非宜。因復起而殲之。彼醉歸時。初念得美睡。以達曙。至是則意不自寧。睡魔遠避。弗至。彼所望之美睡。乃爲蜒蚰敗矣。彼既轉側不得睡。因滅燈以冀引夢。夢復不臨。但見一室昏黑。伴其孤臥。直類葬身夜色中矣。懿乃徐徐思及其家中之人。靜夜思家。固旅人之所擾。矧觸處生愁。如懿者耶。是夜懿之思家。與前此月夜無異。特月夜在醒時。而此夕則於醉後。然則醉醒都無聊賴矣。居三月後。懿決然無復留意。日思他徙爲樂。而友亦謀葺而別賃於人。會將鳩工。懿遂挈裝而去。以資酬其友如所值。友固厚懿。去時頗戀戀。懿居是室。先後可六七月。而其間歸日久。爲時實占半數。懿隨行見彼白板之扉。儼然如病人。似有惜別意。而懿亦念及平日出入必經此。余之客况。彼一一見之。今其主人方謀繕治此室。則此門不久必將一新其面目。不復若舊日頹唐矣。

(完)



包軟製特

煙香城長小



消大得諸價物色味
 遣可此君廉美鮮香



司公草煙弟兄洋南國中

肖寅畫
 豁公意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十九吊二

吳田倫

北京城的人。頂喜歡說大話。換取燈的老婆子。自稱老太太。太要飯的也自命爲幾爺幾爺。這些情形大概來過北京的人。都知道的。還有一個習慣最爲奇特。明明是一個銅板。偏要稱爲一百。十個銅子。明明是一百。偏要誇稱一吊。

若在南邊各省。這一吊的名詞。就是一千文的意思。也可說是一元罷。在北京呢。起先一元洋鈔換十二吊數百。漸漸地洋錢長了價。吊錢落了價。沒有多少時候。便打十二吊加至十四吊十七吊。現在一塊洋鈔。竟可換得十九吊。

二百的銅子票。一半是由於奸商輸入輕質銅元。一半由於官廳沒有整頓圖法的決心。所以平市官錢局的銅元票。充斥市面。就弄成了這個現象。這一來不打緊。可就苦了一部份的人了。

一、

賣報兒王二姐。是一個極困苦的孩子。家裏就是一個孀母。仗著她十指的活計。維持廚灶的炊煙。這一年二姐十二歲。由一個街坊什麼李先生的介紹。進了一個半日工

讀學校念書。午前由八時起至十二時止。在街上跑來跑去。叫賣報紙。有時也投在什麼機關。兜攬生意。人家因為可憐他的境遇。也都喜歡向他定閱。他如此半讀半工。幫着維持生計。却也敷衍得來。

這一天王二姐上市賣報。賣得銅子一百五十四枚。除却繳清報館外。他剩了五十七枚。笑嘻嘻的交給他的娘。預備買些米麵過日。叵測到了米麵舖。櫃上貼著簇新的紅字條上面寫道：本舖各貨。暨照銀價發盤。

她受了這個警告。十分踟促。原來這一家米行。起先零售各貨。向例按銅子吊錢算賬。經了這個影響。把銅子折成銀價。她可吃了大虧了。她回家之後對她兒子談說。不由得歎息幾聲。她的兒子接著道：

……報的價目。月費是銀價。零賣是說銅子的。現在銀元漲了價。看月報的。大家都按日給錢。這裏邊已經受了很大的損失。如今米行裏面。倒要換起銀價。我們窮人。

怎麼吃得起啊！

二
這件事情。被報館裏知道了。可是絕不替他見憐。核減些批發的價格。他們這些人靠著津貼運動費生活。本來就沒有想在營業上面著想。況且與他們的收入。沒有很大影響。多半裝聾不管。王二姐可一天一天的支持不下了！

二、
人力車夫李金子。是膠皮團中比較的有恆性的人。大概北京城的洋車夫。不是得了什麼嗜好。便是幹了什麼壞事。墜落在膠皮團裏邊當團員。那李金子呢。却的確是爲了環境的壓迫。不得已而幹這個十分吃苦的生涯。他一天到晚。東跑西奔。賺得錢。除却在路上過餐的用費。剩下來的。全數交給妻子贍養他五口之家。他頂喜歡的拉外國人。因爲外國人的生活。本來比較的闊綽一點。不論路的遠近。多半總是以角子爲單位。所以北京的人力車夫。都高興在交民巷左右守著。有時還與外國兵廝混。學得三兩句外國話。那更大佔便宜了。李金子起先也時常在保衛界攬生意。抵後知道這好處的人多了。誰都跑來搶

生意。可憐他不會學得外國話。自然歸於天然淘汰。不得不離開別圖。天天拉著車。左等右叫。可是在北京當差事的人。稍爲可以的。沒有不包了家車。他以為自己上公之外。還可以讓太太姨太太們出出風頭。極見上算。所以坐野雞車的人。都是些當小差事。或是做買賣的人。這一班人。本來不十分充裕。坐車走路都行。非是稍有便宜可貪。是不肯濫靡車費的。北京的習慣。三四里路的車值。不過五六個銅板。不管汝銀價錢的。行市。是怎麼樣的。從前銀價未漲的時候。當人力車夫的。還可以勉強對付得來。到了銅子跌了價。他們坐車的人。還是照著老規矩。僱車拉車的。稍爲居奇。就得讓人搶走。李金子拼著心力和厄運奮鬥。終日裏低著頭。彎了腰。拔腳飛跑。得了錢。拿到市上買東西。貨物的行市。不是長了價錢。就是換了銀價。他們所根據的理由。都是說受銅元跌價的影響。可是李金子却不能也把這個理由。向僱客要求加價。

三、

楊應旺。是一個山東鄉民。在北京住了三世。算是世襲祖業。幹那送水的老買賣。北京的井兒胡同極多。有的是苦水。有的是甜水。其實甜並不甜。苦到真覺得苦。那送水的人。天天推著水車。一家一家的一擔二擔的送。送的水有的是甜水。專爲飲料用。有的是苦水。便是供給洗滌之用。價格也有差別。買一天的力氣。掙不到多少錢。近年自來水發達。人家都講究衛生。安水表的人。可佔了一大半。其餘一半。安不起水表。可也要水夫送自來水公司的水。這不能說不是社會程度提高的一個現象。一擔水約莫是一個銅板。這還是民國九年的老價錢呢。到了現在銅元的價值。一天一天的跌下去。水夫向公司買水。還是照舊算銀價。要待向用戶撈本。那用水的人。把算盤子一響。覺得不見上算。又要紛紛解約。自向公司安表。倒返覺得自由。楊應旺。在支出方面是固定的。在收入方面是無法補救的。只得聽著沒良心的政府和奸商的擺佈了！

四、

北京花界全盛的時代。算是安福當權的幾年。政界沒有欠薪。羅漢領足歲費。今天排花酒。明天叫條子。鬧得十分起勁。近兩年呢。市面蕭條已極。當差事的人。連飽暖都有些靠不住。那裏還有這個預算以外的花費呢。一般有嫖癮的人。實在熬不住的時候。便花了五吊錢。在茶室中挑了人兒。算是降格相求。好似煙鬼吞土皮的方法。在先中交鈔沒有兌足的時候。一塊鈔票纔值得五毛。大家這一鬧鬧。在班子裏打茶圍。一來就是雙盤。值半闊倍。的碼是便宜已極。追後中交行恢復了原狀。再加上各機關的欠薪。逛的人。開一元的盤小。都覺得有些維持不來。那裏能殼闊闊。面子難過。由是避重就輕。大概都到二等茶室來鬼混。這麼一來。班子的市景可凋敝了一半。那茶室的門市可蒸蒸日上。單說八大胡同的茶室。有一家叫做什麼玉福的。數這一家生意頂好。兩年以來。著實掙錢不少。

各個妓女的領家。把養女寄在茶室混事。每一個茶圍。老板抽取若干。又除却茶煙耗費。妓女所得。著實有限。生意旺盛。還也支撐得來。誰知那官廳和奸商的同惡相濟。居然影響到淫業上去了。她們所得茶圍錢。滿是平市官錢局的吊票。那嫖客們。誰也不願當冤大頭。五吊只是五吊。也不肯多花一個。妓女們沒有一些意外的油水。見天拿著銅元票到市上買油臘脂粉。釵環布疋。那一家不是按銀價計算。她們啞子吃黃連。這個話兒。又向誰去說呢。要待宣告加價。又怕社會上近日因為什麼最高問題和什麼同意案。賄賂公行。銀根比較流通一些。稍一變更價目。恐怕他們又跑到班子裏吃大土。那不弄巧成拙嗎？

以上這幾個寫真。是我在銅元票跌價以後。所謂所見的社會狀況。拉拉雜雜地寫出來。讓大家來判斷一下。

十二，一十八，北京。

死後

俞景瑞

正月十八日這一天天氣很好，美麗的日光，照在人身上，露出一種和煦氣象；這時我在那辦公室內辦公，精神覺着非常愉快。在那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據僕人說：有一個人尋我，我當時就出去會他，原來是我親戚卞君。他是一個很誠實可靠的商人，他今年約摸有五十幾歲了；他的爲人很是和藹可親，我看他那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當中，沒有一日面上不露着笑容的；他家中有六個子女，一個媳婦，二個孫女，連他的妻子，一家共有十幾口人了。他最大的兒子，是他前妻生的，他們小夫婦，對於現在這位後母感情，恐怕終不能十分圓滿罷！他家中雖沒有怎

麼產業，在四五年前他在上海一家商號做經理的時候，每年約有千餘元的收入；該時他一家人在那裏快快樂活的度那美滿的光陰，鄉里中那一個不羨慕他們的幸福。我記得八年前他娶媳婦的時候，真是鬧熱；賀客進進出出的，差不多連門檻都要踏斷；五光雜色的屏幃對聯，儘着他們屋子挂，恐怕還是挂不完，有幾個朋友還巴巴結結的從上海搭輪船，趁火車，專工其事的到他家去道喜；唉！會幾何時，這樣美滿的景象，已經變作慘淒的狀況了！這豈是人們意料得到的麼？原來他所經理的字號，是專做出口生意的，受了那歐戰的影響，營業就一天一天

的失敗。民國八年這一年，他的字號就實行收歇起來，從此就是一個失業者了！從前同他很重要的朋友，慢慢地同他疎遠，唉！這也無怪他們的勢利，你看現在萬惡的社會，恐怕照這樣的朋友，還是佔着多數呢！他在家中坐守了幾年，對於家中的一切佈置，較前也沒有怎麼改變，在當時我們外人的觀察，想他一定是有積蓄的，所以能夠這樣敷衍過去；我現在明白他的內容了，原來我們的觀察不是正確的，他完全給體面二字誤了，而且影響到他全家。他這回來看我，是陪着他第二個兒子到上海來學生意的。我們見了面，也沒有怎麼可講，不過談談近狀罷了。坐了一回，他就走了，我仍舊回到辦公室去做我的工作。隔了幾日，他就回去了；又隔了幾日，有人說他在家中死了！我聽了這句話，就跳了我一跳；但是我還希望這句話不確實，急忙寫一封信到家中去問我的父親，隔了二日，我父親的回信來了，他信內說的是：

「……卞君於二十七日歸里。至家後即臥牀不起，

病勢日見加劇，醫藥毫無效驗；推其病源，實係受家境逼迫，謀事無着，心中抑鬱所致。彼妻子適於二月臨盆，此時親侍湯藥，勞狀可想而知。至二月初一晚，即行分娩，因勞動過度，即變成難產，種種危險，不堪言狀，幸醫士手法敏捷，得將母命保全。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卞君於初二日竟與世長辭矣！身後蕭條，一無所遺；最可憐者彼之妻；人非鐵石，何能經此摧殘，終日號咷，已類病狂，平人經此亦難忍受，况彼適值產後乎？卞君雖已於初四日草草入殮，然死者已矣，其如生者何？來日方長，遺此孤兒寡婦，將用何術以謀衣食乎？此情此景，誠能令人酸鼻。聞擬於二十日出殯，暫厝於北門外云云……」

我看了這封信，不覺傷心淚一滴一滴的溼透了我的衫袖。我不覺仰着頭問道：——天父，他做人的本份完了麼？以後的環境，是他妻子的本份麼？——好像天父在空中笑着對我說道：——孩子，是的，不錯的，唉！……

我想我們是親戚，而且他生前待我也很好；他出殯的那一天，我一定去執紼，盡我自己的一些心意。於是我急急忙忙的整頓了行裝，向總理處告了幾天假，忽忽的搭着輪船，回到我故鄉去。到第二天的早晨，就到了我家中了；我見過了我親愛的父母兄弟姊妹，就即刻到他家去。他家大門前豎着二盞黃色的燈籠，裏面粗粗的陳設了一個孝堂，當中挂着一幅他的肖像——依然是從前得意時的滿面笑容，好像是歡迎我似的——他的小兒女，穿着白衣裳在那靈前蹲着玩，他的媳婦見有人來，忙忙地用手巾按着眼睛在那裏乾號，靜靜地只有二三個親戚在那靈前坐着；從前吃喜酒的親戚朋友，多數都不肯光顧到他家來了！我走到堂後一看，黑漆漆的放着一具靈柩，他的妻子坐在靈柩旁邊一張藤椅上，一邊哭着，一邊噉噉喳喳同那靈柩不知說些怎麼？此時她的心多份快將碎了！她見我進去，就斷斷續續的對我說那過去的事兒；她說一句哭一回，真是傷心極了！此時憑着怎樣的安

慰，也是無用，害得我陪着她也流了許多眼淚。這樣悲慘的光陰，一刻一刻的挨過去；到了晚上九點鐘，我辭了他悲慘的家庭，回到家中，方才脫離了那淒慘的空氣。第二日的早晨，東方漸漸露出魚肚皮色；此時多數人們都在那睡鄉中求生活。我親愛的母親，她走到我牀前輕輕叫道：『景兒，景兒，你要去執紼，可以起來了。我當時離了那美滿的睡鄉，走到外面一看，原來天氣變了；黑黑的浮雲籠罩着天空；細細的微雨，洒溼了大地；淒涼晨景，令人感着無窮的不快。我梳洗後，急忙到他家去，他們已經在那裏發動了；一對啞聲的銅鑼，在門外斷斷續續的敲着，襯着一逼哭聲，更加使人感着無限的悲傷，此時靈具起身，天上的雨，下得格外大；或者是天父在那裏洗他的罪惡罷。他那幾個兒子，垂着頭在那靈柩前走着，不情的雨，直淋得他們眼白口開；他的妻子，因為產後沒有滿月，所以不能去，但是已經哭得暈過去了！沒有多少時間，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三尺闊，六尺長的一塊地上，高高地擱着

二塊石板；三四個泥水匠，戴着很大的箬帽，在那雨下工作。靈柩放上石板後，他們就用磚頭圍將他圍了起來，一霎時北門外又多了一座新墳，可是生植地從此又少卻一塊了。我回到他家中的時候，他妻子還是睡在牀上

很痛心的哭着；我不忍再聽這種悲聲，使我心裏難受，安慰了她幾句，就辭了出來，回到家中，同着我很親愛的父母兄弟姊妹，鉸那家庭的快樂。

純 飛 館 筆 記

徐 仲 珂

自朝鮮爲日本所滅。清宣統庚戌而鮮人之歸化於我。徙居吉林者頗多。亦有入籍內地者。金滄江其一人也。滄江名澤榮能文章。居南通。其家有借樹亭。南通周晉琦有詩題之。滄江曾序晉琦之藏天室詩。其署名曰同縣韓產人金澤榮撰。則儼然爲南通人矣。然鮮人歸化。清初已有之。唐晏（渤海國志）清室受命之初。朝鮮人來歸化者。例入滿洲籍。如朴氏金氏王氏李氏。皆著在（氏族通譜）得其本源矣。



樊德摩斯奇
案第六集

白骨黃金(續)

原名 Le Policier Apac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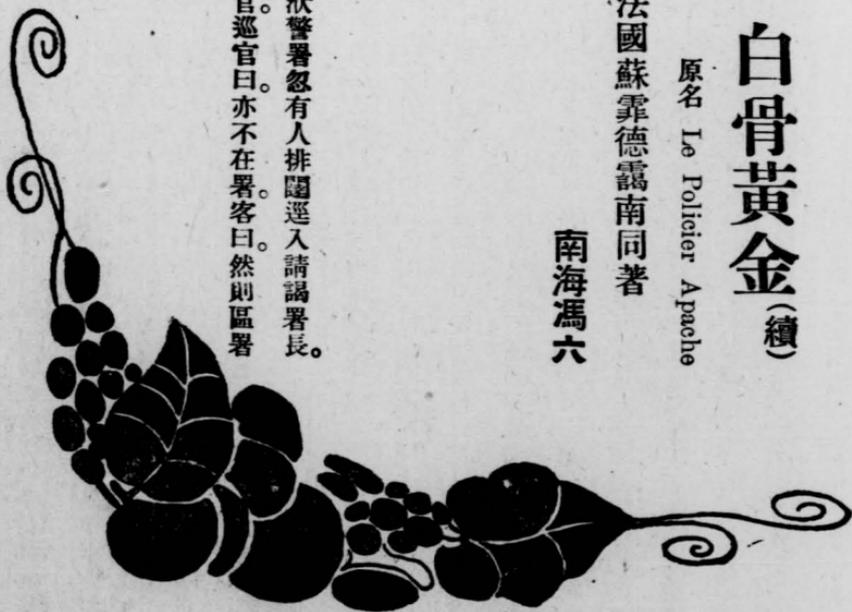
法國蘇霏德靄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二十八章 兩面人

(一)

距匪衆發見白骨寶藏前。約一句鐘左右。時方夜午。鴉兒汛警署忽有人排闥逕入請謁署長。巡長出應曰。客知此何如時。區官豈猶在署。客請見書記官。巡官曰。亦不在署。客曰。然則區署事。孰主持之。巡官怒笑曰。我主持之。客爲誰。莅署何事。客喘息曰。我名湯豹。美洲遠來。迹捕樊德摩斯之狄克推迪夫也。巡長立舉手近額與爲禮。聆言。省識其人果報端所常見刊有影像之美洲偵探。莊肅而問曰。先生蚤夜詣署。



將何以見教。湯豹曰：特來請派警士，助我前往逮捕樊德摩斯。樊刻集黨衆密會於距署匪遙一曠原陋屋中。曠原在署左第二十字街口之外。巡長立應曰：諾。吾知彼屋所在。然何由知樊暨黨衆之必會聚於彼間。湯豹曰：吾遠道來投告，豈謾言以相戲者。署中警士可派遣者約幾何人。巡長曰：可八人。湯豹曰：人數過少，可奈何。巡長曰：可商請鄰封夏蘭村警署派警相助。湯豹曰：速商諸。遲恐誤事。巡長立就電話。商之夏蘭村警署而語湯豹曰：彼間約有十五人可遣派。湯豹曰：囑即盡數派來。樊黨至少約十數人也。巡長如言傳語訖，靜候助者之至。巡長以赴捕樊德摩斯。將立不世功，驚且喜，坐立不自安。叩湯豹曰：先生其亦偕吾人以共往耶。湯豹笑曰：是何待問。巡長忽有所懼，憶曰：我應遣人往報區官。區官寓址距署匪遙。湯豹曰：理所應爾。報之可。巡長遂下令遣人往。湯豹坐室中出捲菸燃吸。默默不復發一詞。

(11)

湯豹未臨，鴉兒泚警署報警請助之前，徬徨午夜如喪家之犬，自解去富士烈綁縛，與論褚佛即樊德摩斯。富不之信而疑。目灼灼凝注其容，不少瞬，頗不自安。藉故辭出。法院前街面。時方深夜，寂無人行。已而值一汽車，湯豹呼止之。許以重值，囑驅車飛馳奔投鴉兒泚村市。舍車步行，冉冉向林徑陰闌處走去。掩身入一破寮，轉瞬即出。出時別是一人，則已宛然莫石，非復湯豹矣。

莫石安步徐徐，覓徑向二日前藏匿鐵匣之陋屋走去。距陋屋匪遙，隱隱見匪衆黑影幢幢，行行往己所欲投赴處。所。搓手自慶曰：若輩蠢蠢，殆已昇褚佛進屋，以爲是我。競向索重酬矣。褚佛昧昧焉知藏金所在，無以付衆，必死於衆手。匪衆我所知，一一非好相識，求金不得，豈甘輕饒其人者。不如我勿往，往亦無益。且有未便，不如此計。旋踵向市街，且行且易顏面上假鼻，僞鬚髯，搗巨框眼鏡不御。則又宛然復湯豹之容止已。近街燈，以手鏡自照，仰天狂笑。自言曰：莫石乎。湯豹乎。謝二公以面目假我，俾我得

出入市街衙署。行所無事。微二公。樊德摩斯未必能爲所欲爲。如彼其易易也。當是時。假若有人竊聞其詞。必爲狂駭不置。莫石於樊德摩斯最爲接近。白駝之衆。猶有疑其人者。范駝亦曾一度疑其人。或即樊所化身。然而舉世決無一人曾致疑於遠涉重洋萬里而來。誓志逮捕樊德摩斯之湯豹。即樊德摩斯所化裝者也。讀者苟非從吾筆尖以及此。當本篇三四章以前。而聞人語湯豹即樊德摩斯者。得不駭詫以爲狂誕不經否。

樊德摩斯踽踽獨行於荒夜。悄自念曰。吾奚卽此而已乎。吾必一睹褚佛之死而後快。我今復湯豹之容貌。將藉以爲一網打盡匪衆之舉。白駝之衆雖於我爲從。但已有異志。一不之防。將莫自拔。我不若曹負。若曹將負我。宜未雨而綢繆。毋噬臍之恨晚。樊德摩斯今且假手官人盡數捕樊黨之衆矣。呵呵。遂投鴉兒汛警署。報警如上文所載。

(11)

天漸破曉。夏蘭村警士已遠來會合鴉兒汛之衆結羣列

隊導以湯豹暨鴉兒汛警署之區官。武裝疾走。向曠原陋屋行去。區官率隊首途之前。訓諭警士曰。此去。行抵陋屋前。散衆作圓形。包圍陋屋。漸近漸緊。則圍圈漸漸縮小。擊斃當前。慎爲之備。樊黨之衆。十九惑不畏死。尙敢抗捕。立格殺勿論。湯豹且行且以盜匪聚衆。劫去會渠於法官辦公室之事。語告警官。予將近陋屋。湯豹猶曰。匪衆劫樊德摩斯去。稍不遂若曹慾。必死於衆手。會渠死而盡逮餘黨。圍圍從此慶安謐矣。此天假吾人以不世之機也……

言未及竟。忽發驚呼。蓋抬眸望見褚佛交叉雙臂。挺身立當陋屋戶扉之前。湯豹噤若啞。噫。迎面當戶而立者。樊德摩斯也。警官懼呼曰。否。否。其人褚佛也。宵來晚報載褚佛冤雪被釋之訊。法署亦有人以急電抵我。言赦褚事。今果不其然。我偵探之王。固已先吾曹而來。拘捕樊黨之衆矣。語時。疾趨投褚佛之前曰。褚佛。褚佛。汝乃有神智。竟先吾曹而至。今誰待。褚佛徐應曰。吾誰待。待先生爾。警官曰。樊黨之衆何在。褚佛指陋屋以內示之曰。在是。熱之易易

也。警士來者幾何人。區官曰。二十有三人。褚佛曰。足已。今且從我黨黨。區官原褚佛舊部。乘間向褚佛致慶賀之忱曰。公寃得雪。非惟我同人之幸。亦巴黎市民暨法蘭西警界全體之幸也。……言猶未畢。窖中譁鬧之聲。漸益加厲。俄且槍聲疊發。一向窖頂蓋板而射。窖板堅且厚。彈出力弱。而復茫無標的。得未傷人。褚佛蹙額曰。窖下之衆。殆悟褚佛而樊德摩斯者。是真褚佛。非復樊德摩斯已。區官警惕曰。匪衆橫暴若此。吾人如何施逮捕。褚佛沉吟曰。宜有以曉諭之。因向窖口力喝曰。汝曹已在網羅。其出受斃。投槍就捕者。減罪刑。敢抗拒者。格殺勿論。慎毋自誤。匪衆聆言。譁呼詬罵。久而弗息。區官怒曰。賊衆狂恣。乃爾不槍殺一二。何以就我範圍。再五分鐘不降者。請自板隙發排槍。看若曹猶兇橫否。褚佛敲唇不語。念以武力解決。則玉石俱焚。匪衆中。有於案事。尚須活口對質者。矧其內。有一救我不死之人在。未可鹵莽。正自躊躇未決。當是時。曠原四近之居民。晨起赴工。見有大隊警察。武裝包圍陋屋。

異之。羣趨而問焉。警士對以包圍大盜樊德摩斯之匪衆。居民喜。復聞窖底譁謔詬罵聲。大怒曰。何不焚屋火窖。盡死諸匪。四鄰居民。平日被盜匪禍。無所不至。飲恨非一日已。今有機緣。將藉以解夙怨。遂不待官人置可否。分投取柴薪。抱樹枝。枯葉。乾草之屬。堆積陋屋四周。或且燃以擲入窖頂通氣之口。其勢洶洶。衆寡懸殊。官人所不能禁。褚佛目擊民志激昂。未易禁沮。頗惴惴。再臨窖穴威喝曰。爾衆毋憤憤。趣出就捕。勿討死。居民洶洶之聲。匪衆所聆。知。詬罵聲頓息。褚佛俄聞白駝朗對曰。我衆降。但有條件。毋令居民近我衆。若曹洶洶。苟近我衆。我衆不免爲剝皮。褚佛大喜。立示意警官。詔警衆排隊。各擎短銃。夾窖頂之口。左右立。以及於陋室之門。門外適有輻重隊空車。驅而過。區官遣人止之。與商借用。以爲轎車。別有警察四人。持梃臨窖口而立。褚佛握銃。半啓窖頂蓋板。曰。一一魚貫出。匪衆不敢違。牛眼窗先出。垂首。張臂。受梃。懊喪如不勝。從其後者爲愛來典。粉痕狼藉。汗垢滿面。奇醜如鬼。怒目褚

佛、區官、暨衆警察。緘吻不敢言。繼之以長身巨掌之汽燈。及白駝、卜雷、巴羅諸匪。卜雷面白無人色。白駝亦戰恐失神。一一垂首受梏。餘匪更無敢略事抗拒者。警察梏及最後之一人。褚佛大聲曰止。勿梏其人。此人非匪。而救我

不死之范駝也。言次。趨近范駝。二人不及顧羣衆。張臂互抱。久久弗釋。

其時。湯豹早已潛遁。去遠已。

(未完)——留——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其清潔之力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



翰



一髮千鈞

張碧梧

(一)

有一回城南公園舉行遊藝大會。前幾天就大張通告。遍發傳單。鬧得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到了這一天。不論男女老少。都趕來瞻仰這盛會。把個偌大的公園。擠得實實足足。

當地駐防軍的團長趙得勝。這天帶同副官胡文標也趕去。湊個熱鬧。趙得勝挺胸凸肚。趾高氣揚。表示他的尊嚴和高貴。在園中擠來擠去。沒一刻兒止步。但他並非是趕着看遊藝。却專揀那婦女衆多的地方擠將前去。睜起怪眼。扯開大嘴。向着伊們嘻嘻的笑。嚇得伊們連忙躲開。他見了伊們這種驚慌恐懼的模樣。覺得委實有趣。益發哈哈大笑起來。並不時的評論伊們的面貌和頭腳。問文標

意下怎樣。文標心裏很不願意回答。但又不能不敷衍他。祇好信口答應着。他們擠了一會。擠到一個茅亭的前面。得勝看見亭裏正坐着一位少婦。生得十分嬌好。裝飾雖然樸質。却越能顯出天然的美。這時伊正支頤而坐。一雙水汪汪的秋波。時時的向人叢中探望。似乎等待友人的。一般。得勝看了伊一眼。接着就連望了伊幾望。覺得伊越看越好看。真有如天上的仙女。兩隻脚就不由得站住了。並指給文標看道。你看那女子真個美麗。我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美人。文標很不耐煩。勉強望了一望。忽的冷笑了一聲。拉着得勝的臂膀就向前走。得勝不捨得走。一面回頭來望。一面連連問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呀。我好意喊你看美人。你却拉我走開。文標很鄭重的問道。你可認

識那婦人是誰麼。得勝道。我正恨不認識伊。倘若認識伊時。我何祇遠遠的呆望。早就上前去。和伊攀談了。你問這話。想來你和伊定是熟人。你能替我介紹麼。這纔是天緣湊合呢。……文標截住話頭道。你莫再往下說了。伊的丈夫。你也認識的。正是宋佩之。得勝狐疑道。宋佩之……宋佩之是誰呢。文標道。你忘却了麼。宋佩之正是團部裏的書記呀。得勝想了一想道。可就是那個面色白淨。很漂亮少年麼。文標點頭道。正是。我聽說他的夫人姓吳名叫香荅。是學堂裏出身。文墨很好。他們結婚。纔有一年多。夫婦倆非常恩愛呢。得勝聽了這幾句話。不再說甚麼。祇管低頭向前走。似乎心裏很不快活。一會。自言自語道。瞧不出宋佩之不過是個小小的書記。竟能娶到這樣美貌的妻子。又向文標笑說道。像這樣的美婦人。說也慚愧。我還第一次見着呢。想我們當軍人的人。又在這種混亂的世途。金錢婦女。可算是俯拾即得。一些也不爲難。我自從投軍以來。別人的金錢。我用去不知多少。人家的婦女。我

也玩弄過許多。但能趕得上這婦人的。却從未見過一個。我總以爲世界上定無有真美人的了。如今竟然遇見一個。叫我心裏就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感想。文標眨了他一眼道。你既已曉得伊是宋佩之的妻子。宋佩之又是你的部屬。你就當放得自重些。怎麼口口聲聲。還說這般話。文標覺這語氣太重。怕得勝聽了見惱。就又連忙帶笑道。你真如同餓鬼。見了食物。就想吃了。得勝勉強也笑了一笑。

(二)

從此以後。這吳香荅的情影。便盤據在得勝的腦中。再也不能消滅。得勝不論是吃飯睡覺。還是辦公。總覺有個美貌的婦人。站在他的前面。使得他的心搖搖不定。似乎要飛出胸膛。後來他索性不耐心辦公。並無心吃飯睡覺了。他心裏很爲煩悶。暗想我照這樣長久下去。簡直要因伊生病了。我應當趕快自救纔是。但是怎樣自救呢。他心口商量了一會。就道。文標說伊的丈夫。既是我的部屬。我就當格外自重些。這話真迂謬極了。以我想來。正幸虧伊的

丈夫是我的部屬呢。想那宋佩之充當個小小的書記。自然不能滿意。他的妻子也必嫌他官卑職小。假如如今我將佩之升拔上來。他們夫婦。必然萬分感激我。我再將佩之引爲心腹。做個很要好的朋友。那時我和他的往還。就可一天親熱似一天。他到我家裏來。我也可到他家裏去。於是我和伊也能夠接近了。我再用些心術和手段。還愁這回好事。不能如願成功麼。想我出一個小主意。千軍萬馬。還能打勝。難道獨不能戰勝他們這兩個年青的男女麼。而況他們存着感激我的心。又望我日後再升佩之官的希冀心。各事也必能曲從我些。我進行自然就順利了。他想罷很爲得意。就從椅子上跳起身來道。我就是這麼辦了。

(11)

宋佩之從書記忽然升到書記官。團部中人。人人以爲奇怪。背後議論。都說佩之不知做了甚麼事。得着團長深祕的歡心。纔能有這不次的升拔。但究竟是甚麼事呢。打探的

人雖多。却再也探不出個實在。終久是個大疑問罷了。莫說別人。便是佩之自己。也不能明白這當中的道理。他會向得勝說自問無功。何敢受這升賞。得勝笑說我看你人才出衆。故而提拔上來。讓你好施展懷抱。佩之聽了這話。自幸遇着知己。心中十分感激。回家告訴妻子。香荅也道。團長既這樣厚待你。你自當忠心對他。補報他的大恩纔是。以後得勝待遇佩之。更是勝過常人。公私兩方的事。差不多都得先和佩之商量定局。然後方始實行。佩之自然是真心真意。替他籌劃一切。因此二人不久便成爲推心置腹的好友了。得勝無事時。就到佩之家裏頑耍。香荅本是落落大方慣的。又因得勝是丈夫的長官。又是丈夫的好友。自然用不着迴避。隨便出來招待。得勝和伊也很客氣。嫂子長。嫂子短。喊得十分親熱。伊嘗向佩之道。人說軍官強橫。向來不講情理的。但看這位團長。何嘗有一些強橫氣。分明是個性情和順的人呀。佩之道。這個自然。軍人中。也儘多知書識禮的好人呢。

得勝和香荅接近的日期既久。言語舉動間。便時時露出馬脚。香荅又是個聰明不過的人。也就看出許多破綻。見他每當和自己說話時。臉上却露出一種輕薄的笑容。眼光中也滿含着欺詐的神氣。有時說出幾句話來。似乎包藏着不可思議的意思。最可疑的。就是他以前來時。都在佩之公事辦完回家之後。現在却專揀佩之在團部裏的時候。跑了前來。但香荅雖有這種疑慮。祇因無有切實的證據。也不敢憑自己的理想。便見怪人家。所以伊對得勝仍和往日一樣。至多隨時暗自留意些罷了。有一天午後。佩之在家吃過飯。方纔到團部裏去。得勝又來了。香荅見他的臉色發紅。額頭上有些光亮。分明是汗濕了。未曾措乾。兩只眼睛中。射出很熱烈的光線。直落在伊的身上。頓時叫伊跼促不安起來。伊請他坐下。但他不肯就座。却靠近伊的身旁站着。先呆望伊一會。纔笑嘻嘻的道。嫂嫂。我有一句話。久已想問你了。却一直未曾啓齒。今天再也忍不住。特地來問你一聲。我要問你。你可感激我麼。香荅聽

了這無頭無腦的話。不知他是甚麼意思。便道。我感激你甚麼呢。得勝道。你丈夫升官。你做官太太。你可感激我麼。香荅道。原來這事。這事我自當感激你。得勝道。感激便算了麼。總得報答我纔是。香荅道。這個自然。佩之將來總須補報你的。得勝道。你呢。香荅道。我是個女子。無法補報你。好在佩之是我的丈夫。叫他加倍的補報你便了。得勝道。你說女子無法補報我麼。我却說女子報答人。是最容易的事呢。說着。嘻嘻的怪笑。香荅到了這時。見他這個模樣。聽他這番說話。胸中蘊蓄已久的疑團。便斗然湧將上來。並且這疑團已漸漸分清。原來香荅已看得明明白白了。不由得心中別別的亂跳。用力的鎮定着。看他再將怎樣。得勝竟然伸出右手。想來拉住香荅。香荅早已防備。就連忙避開。得勝又說道。你莫裝模做樣了。我爲了你。已不知用了多少心機了。香荅聽他話已說明。再也按捺不住。就道。你放穩重些。我念你是長官。是我丈夫的好友。不來羞辱你。你也須尊重些自己。得勝還是涎着一張臉。向着香

荅。又說出些不堪入耳的話來。香荅怒極了。高聲喝問道。你既將佩之認做朋友。便不當和我這樣無禮。得勝接着道。誰願和他做朋友。不過爲在你的身上。我纔肯跌這身分。就是提升他的官。也是爲了你呀。所以你應當格外感激我的。香荅恨恨的道。我雖是感激你。但我不能將我的清白身體做酬報品。得勝道。你倘能這樣。我還可再升你丈夫的官。香荅忍不住罵道。放屁。做妻子的。犧牲了身體。替丈夫謀取功名。這非但不是愛惜丈夫。簡直是恥辱丈夫。我萬萬做不到。你也休作這夢想。得勝冷冷的笑道。你若定不答應。我所用的心機。不是都白用了麼。香荅道。自然是白用的了。當初我還感激你。如今既已說破。我並不感激你了。得勝道。你一定不能答應我的了。香荅很堅決的道。正是。我永無答應你的那一天。得勝的態度。忽然大變。臉上紅得更厲害。眼眶中並露出兇光。很沉着問道。你要曉得我既能升你丈夫的官。我便有全權處置他。那時你莫後悔。香荅不加思索。脫口答道。聽憑於你。倘我丈

夫曉得了這番情形。他縱死在你的手裏。也必不怪我。話已對你說明了。請你趕快走罷。以後也莫再來了。得勝見伊這樣。料想再說下去。伊必始終拒絕。至多被伊再罵幾句。便也不說甚麼。祇恨恨的望了伊一望。大踏步的去了。

(四)

得勝恨極了。心想我拿這好意去對佩之。爲的是甚麼。他們非但不感激我。這件事聽我擺佈。伊且敢罵我。我若不出這口冤氣。也太覺不值得了。但我先前無緣無故。將佩之升做書記官。人人已很疑惑。如今若仍無名目。將他再降下去。豈不使人格外狐疑麼。而且我被伊罵了這一頓。也不能祇降下佩之的官。便算了事。我必得重重的處治他一場。纔可叫伊曉得我的厲害呢。想伊所以不肯答應我。不過因爲和佩之要好。怕他吃了這虧。哼哼。伊如今既已得罪了我。看他們可能恩愛到老麼。

(五)

這一天。這團部裏面。出了一件驚人的案件。原來有一幅

很重要的軍用地圖。忽然不知去向了。這地圖本由佩之保管。如今既已失落。他當然脫離不了干係。早由團長派了四名兵士。將他管押起來了。這事傳到胡文標的耳裏。他很覺希奇。他想佩之做事。向來非常謹慎。怎麼會失掉這要緊的物件呢。萬一真個尋不著時。事關軍用。非比尋常。不但他的前程。就此斷送。便連他的性命也有些危險了呢。他想到這裏。便想前去望望佩之。問他個實在。正想動脚。恰巧得勝急忙忙的來了。得勝一見了文標的面。便將他拉到後房裏面。從身邊掏出一個長紙捲。急急塞入他的懷裏。又低低的道。這正是失去的軍用地圖。你暫爲替我收藏着罷。文標不解道。這地圖既已失去。怎麼到了你的手裏呢。得勝道。原來你有所不知。這地圖本未失落。却是被我暗中取來。有意陷害佩之的。當下就將他怎樣在佩之的家裏。怎樣和他的妻子說。伊又怎樣罵他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我怎能白白的受伊這一場羞辱。所以想出這個毒計。將佩之經營的軍用地圖。悄悄拿來。我便

可定他個罪名。將他處死。出我這口氣了。如今事已做好。祇須我正式審問佩之一番。便可將他綁出去槍斃了。地圖我已交給你。我就去開審了。說完。就急急的去了。這裏文標懷着地圖。心中一時無有了主意。暗想原來這當中還有這許多前因呢。現在這事不過是個後果罷了。得勝既告訴我這番詳情。又交給我這幅地圖。他真將我當做心腹人看待。我既得知他這一樁重大的祕密。以後大可作爲要挾他的話柄。那時團長的頭銜。讓他戴在頭上。團長的實權。可要歸於我呢。這真是我意外的大造化了。又想到。慢着我這樣一來。宋佩之可就死定了。想他一無罪過。祇因自己的髮妻。不肯在貴人面前犧牲身體。滿足貴人的獸慾。便送掉了性命。這是何等離奇。何等慘酷的事。我不曉得便罷。既然曉得。怎能袖手旁觀。而且我若望着他被人害死。我也得擔負一部分的罪孽。這是何苦呢。不如救他出險罷。但是我既救了他。便不能要挾得勝。我失去這個機會。豈不可惜。於是這道德心和功名心。交戰

在他的心中戰了好多一會。幸而是道德心戰勝了。他就道。升官發財的機會正多。犯不着拿這慘無人道的殺人。當做我上進的機會。我決定救他了。但文標又想若去向得勝說明這意思。叫他釋放了佩之。料他必不能答應。且怕他惱羞成怒。反壞了大事。因此文標想了好多一會。決用那釜底抽薪的方法。

(六)

文標的主意拿定。便懷着地圖。急急忙忙。來到佩之的家裏。見香荅正急得痛哭。當即將前因後果。說給伊明白。又將這地圖交給伊道。你既有了這地圖。佩之便能活命了。但現在時間已匆促。你若到團部裏去。當面將這地圖遞給得勝。請他發下命令。放出佩之。必然萬來不及。恐怕佩之早已飲彈而死了。我替你設想。你惟有趕到刑場上。先和監刑官說明。請他暫緩執行。你再到團部裏去。這樣較為穩當些。香荅接過地圖。還是哭着說道。你雖救了我丈夫的命。但這地圖是得勝親手交與你的。如今却見落到

我的手裏。他必然要責問你。你拿甚麼話去回答。萬一他竟遷怒到你身上。那便如何是好呢。文標微笑道。我早就料想到這一層了。所以當我來時。我已將重要的物件。都帶在身邊。預備犧牲了這個副官。一走了事了。香荅道。你祇顧救人。却不顧自己。真個叫我們萬分感激。但怎能對得住你呢。文標道。我既然決心救人。便顧不了許多。而且這地圖得勝不必交與我。他却偏偏拿來給我。這個難保不是冥冥之中。有鬼神驅遣他送來。好讓我曉得這回事。出面救活佩之呀。你趕快藏好這地圖。前往刑場上去罷。並託你轉告佩之。叫他前途珍重。我們後會有期了。

(七)

香荅雙手緊緊抱着地圖。飛奔來到刑場上面。一眼看見佩之正跪在當地。遠遠有一個兵士。正高舉着快槍。作預備放的姿勢。祇等監刑官一聲招呼。即便要扳動槍機了。香荅到了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又眼望着這種慘厲可怖的景况。早覺周身血流。加快了許多。胸前跳個不住。伊認

清了趙得勝正在場上。便三脚兩步。跑到他的面前。發出短促而高亢的聲音。問道。請問我丈夫犯了甚麼大罪。值得立刻槍斃。得勝先將伊望了一眼。纔冷笑道。他保管的

正是麼。得勝看得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香荅却一溜煙跑向佩之身旁去了。

(八)

軍用地圖。忽然不知去向。難保他不是通敵。依照軍法。應當槍斃。香荅道。假如現在這地圖已在面前。他還將槍斃麼。得勝道。那麼他雖還有應得的罪名。却罪不致死了。但是那地圖怎能來到面前呢。香荅雙手獻上地圖道。這不

後來不知怎樣。這回事竟鬧將出來。於是趙得勝革職拿問。遺下的團長缺。却由胡文標升任。佩之就在他的手下。充當書記官了。

△二等

哥哥說 我今天在運動會中 十個人一起競走 我跑了一個第二

弟弟道 人太多了 倘使兩個人 我也能夠跑第二的

△大勿欺小

母親在那裏打得弟弟哭了 哥哥正從校中放學回去 說道 先生今

天說過的 大的不可欺負小的

(六)當改作文標出而自有設計犧牲
一己以救佩之似較原書為佳

勤註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下平

北遊鴻雪記

伯庸

(續)

(十七)岱廟與靈應宮 岱廟靈應宮均在太安城內。廟垣周三里，最前爲遙參亭，亭外甃石爲池，上跪鐵像一，徧鐫『洋元』二字，說者謂此太安前令馮汝驥也。爲嗜銀白，遂化鐵鳥，百禩千年，永招唾罵，如此者貪吏果可爲哉？廟左院漢柏二株，各數十圍，枝葉扶疏，上參雲際；有時人繪刊其形於石。右院唐槐一株，榮枯互半，巨枝橫伸，撐以砥柱；清張鵬翮有詩碑贊之。道士藏有溫涼玉圭一具，云是清帝供獻；玉修三尺餘，廣可八寸，色淡碧而質光潤，琢雲水其間，上涼下溫，以手試之良信！碑記極多，而秦李斯所篆泰山刻石最古，予曾購得捐帖一紙。殿壁繪嶽帝巡天之情狀，聞尙工緻，惜時冥光晦，未克一加鑒賞也。宮亦古刹，正殿近燬於火，餘配祀銅佛六尊，露處斷壁頽垣間，而日受風日之侵晒，雨雪之凌侮。夫劫運之遭，佛且不免，有靈乎？無靈乎？予不得而知之矣。殿前庭臺上，有廟可方丈，椽瓦榑棟，皆屬銅鑄，中亦祀銅佛一尊；據道士云：『古時凡几案壁闔，莫非精銅；迨清代爲勝保擢充軍餉，後乃以木代之。』噫！佛像應否崇祀，當爲另一問題；而保存古物，實各文明國所同；諸物既係古遺，是即均有保存之價值，勝保猶人，詎弗解此？雖然，破壞性成，滔滔皆是，余亦何獨責乎勝保也耶？

(十八)泰山之危峻 中國言山者，恆推五嶽，而五嶽又以泰嶽爲獨高。前人謂其高四十里，未免稍過，據予觀察，若去傾斜陀陀，第就竦直之高度論，則十餘里殆屬確有。余於晨興乘山輿登山，首經岱宗坊，至玉皇閣，見有金裝肉身一，謂係清初孫道人所遺。一天

門上題孔子登臨處，聯云：『素王獨步傳千古，聖主遙臨慶萬年。』過紅門宮，見崖間勒字曰：『雲山勝地。』又進爲萬仙樓，額曰：『仙骨風流。』巨柏三章，輿夫謂是三義柏也。斗姆宮住持爲比邱尼，小有亭臺花木之勝，臨澗飛閣中，有聯云：『神光逼牛斗，雲氣護龍泉。』宮東北爲經石峪，石坪廣畝許，北齊王子椿刻隸書金剛經全部於上，字巨如斗，極爲遒勁，惜已半歸殘毀，予購得數十字，擬裝潢爲屏聯也。旁有石亭，額曰：『高山流水之亭。』聯云：『天門倒瀉一簾雨，梵石靈呵千載文。』亭後巨石高丈許，鐫『龍泉枕』三字，亭外坡上，石刻『暴經石』三字，每字約八尺許，又有『梵唄清音』四字，亦甚佳好！峪北有石梁約十丈餘，橫臥坡間，水自石罅倒捲而下，潔如素練，旁鐫『水簾』二字，故名水簾洞。度東西橋，見崖鐫『天衢』與宋陳國瑞所鐫之『雲路』正對。再前古柏森森，排如深巷，曲徑蜿蜒，清風徐至，遊人名以『柏洞』，殆副其實。抵壺天閣，至一處，崖鐫『峯迴路轉』，予竚立視之，誠有移

步換形之妙！過中天門，走逍遙路，至雲步橋，橋在飛瀑崖下，石亭額曰：『觀瀑。』有一聯云：『破險驚心，到此浮名成夢幻；登高極目，從茲俗慮自消沈。』又一聯云：『且依石檻觀飛瀑，再渡雲橋訪鬱松。』橋彼端即御帳巖，巖上秦五大夫松三株，松不甚高，而平頂如幕，相傳秦始皇嘗避風雨其下，因以五大夫封之；然此松當爲後人續植，決非漢以前所有也。過巖，石刻有『蔚然深秀』、『東天一柱』、『冠蓋五嶽』、『松壑雲深』、『壑遠紅塵』、『萬笏朝天』等字，又有松一，厄於石，不能大，賴雲氣之涵潤而生，名曰『獨立大夫』。更上至昇仙坊，巖間鐫字曰：『開跌蕩，何險危！仰不愧，履如夷！』將近南天門，愈陡愈險，如登梯然；予至此微一俯視，輒覺不寒而慄，中心設想，一失足者盡粉矣！乃念唐李肇國史補云：『韓愈登華巖，自度危峻不可下，因涕泣遺書與家人別，且譏務高好奇之過。』遂紀之以詩云：『岱宗高度果如何？拔地摩天信不訛；漫笑昌黎登華慄，我今臨此淚滂沱。』雖然，世之貪高位而不顧退步，

終至身名俱墮者，豈又少也歟！岩間鐫一聯云：『睥睨千峰，下臨無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有字曰：『努力登高，『山險心平』有味哉！有味哉！門上有一聯云：『門關九霄，仰步三天勝蹟；階崇萬級，俯臨千壑奇觀。』碧霞宮祀碧霞元君，廟貌閎麗，爲秦嶽之巨擘！中有銅碑二，爲明代敕製，高約丈餘，作黃金色，亦偉觀也！過此至大觀峯，或名彌高巖，有唐玄宗偕岳觀題名詩刻石，世謂之摩巖碑，高幾三丈，廣一丈六七，字徑五寸，題額字徑約二尺，有捐本可購。旁勒有屈文六一聯云：『振起精神登絕頂，立定脚跟覽衆山。』更上爲玉帝觀，觀外有秦始皇無字碑，高一丈五六，頂似幢蓋，而趺爲土壘；或曰神主，或曰石表，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石函。後人勒詩另碑云：『莽蕩天風萬里吹，玉函金檢至今移。袖攜五色如椽筆，來補秦王無字碑。』觀，卽古太清宮也。大殿前有數石，高約三尺許，圍以石欄，名曰泰山絕頂石。相傳此處，爲泰山絕頂，歷代登封之所云；予特立其上須臾，并紀之以詩云：『努

力登山漫憚勞。玉皇峯頂極岩嶠。微窺縱未居天上，却也人間第一高。』旋在道士室小憩，因詢道士明晨能否觀海上日出時燦爛奇麗之景，據云：『觀日最妙於大雨初晴，萬山如洗之際；近則彌月不雨，風塵混沌，氣既不清，觀亦胡奇？』然則予來非時，不獲一飽眼福矣。惜哉！維時風狂如吼，御重棉膚猶生粟，誠有如蘇詞云：『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者，惟彼則天上，此猶人間耳。觀東有『孔子小天下處』碑，予以不能觀日出，遂快快循來道返，故日觀丈人等峯，皆未一往；然而青峯永在，碧水長流，重來之約，山靈其許我也夫！

(十九)北京之快遊 德州住三星期，乃偕書香奉母返鄂，抵津，以赴京車須待故；因一遊河北公園，園中竹樹繁茂，亭閣參差，布置尙有雅趣；紫藤一架，正在作花，濃香馥郁，薰人欲醉！孔雀一對，雄者體燦金綠，尾尤奇麗絕倫；卓立木几上，殆自珍惜其毛羽也！夜抵北京，入正陽門，寓西河沿旅館。翌晨，至東安市場，第見商貨駢陳，陸離光怪，要

以奢侈品爲最多；其內亦有劇館酒樓，花園，茗社等，據云該處實北京勸業場之巨擘也！下午入遊藝園，園鄰先農壇，頗稱清曠，花木扶疏，池亭映帶，極曲折玲瓏之致！更有坤戲，魔術，雜耍，電影，跑水場，擊球房等等，以助興趣。當夫夕陽西下，皓魄東昇之際，則衣香鬢影，遊女如雲，而浮浪子弟，亦視耽欲逐，從而品評妍媸焉；社會墮落，可慨哉！又翌日，遊覽西河沿之勸工場，及首善第一場畢，驅車至中央公園，園舊爲社稷壇，周以紅垣，上覆黃瓦，園中老樹參天，濃陰夾道，大者與偕廟漢柏相等，亦皆數百年物也！亭臺水榭間，多植花卉，艷色幽馨，雅堪觀賞！且隨處均有售賣茶酒番菜者，巨池中植荷花，岸繫小艇，時則花雖未開，而葉已如盂如盤矣。并蓄硃頂鶴，及鴛鴦，鵝，鷺，鷓，鴒，於池側，又以鐵絲籠一枯株，中置鳥類數百，飛鳴上下，各樂其樂！巨盆數十，紅黑金魚千餘尾，游泳其中，大者長幾咫尺，掉尾昂頭，意氣自雄！觀之誠令人生濠濮間想矣！公理戰勝石坊一座，爲歐戰紀念所建，夫德奧固屬強權矣，英法

日又豈盡公理哉。則是此坊之建，與謂爲公理戰勝強權之表示，毋寧仍謂爲強權戰勝強權也。不然，試觀彼英法日近所行爲，有一事而合公理，而非強權者，則謂余論爲激可也。又歐戰正酣時，吾國對德，乃宣而不戰，事後竟視然自附於戰勝國之末，而建此巍巍石坊。顧所得列強之牙後慧，猶在虛無飄渺之中，而代治共管諸聲浪，則復盛傳於國際間。嗟乎！好浮榮而忽實禍，殆國人之通病歟？安得有大力者出，而扑倒此坊，而一震撼國人之耳目，庶其倚賴之精神，亦得藉以振厲，而不致終爲公理二字所蒙耶？更次日值總統府開放，得鄉友贈券一紙，乃往遊覽。自新華門入，沿南海東岸行，遙望瀛台，紅牆綠樹，彷彿圖畫。海中置彩艇若干，以渡遊客，經雲繪樓，至一石亭，微聞流水泠泠，如奏清磬，或謂此卽所謂「流水音」，亦人工所爲也。更過一石橋，道周亦間置榆柳，蔽日搖風，大皆合抱，余儕行經其下，乃覺無炎暍之苦。至勤政殿涵元殿，香辰殿，長春書屋等處，閱覽一周，卽至瀛台。記長春書屋一聯

云：「晝永鎖窗閒，竹邊棋墅；日遲簾幙靜，花外琴聲。」瀛台爲戊戌政變後，載活幽禁之所，而民三之際，黎元洪解兵入京，袁氏亦卽幽之於是，故其名特著。余因笑顧書香曰：「此非豚欄雞埭歟？余儕胡爲至哉？」書香曰：「黎氏生平，甘作傀儡，證之曰猪，可謂確切；若雞則奚指者？豈指載活歟？然殊覺其不類也。」余曰：「載活初在那拉氏卵翼下，何異雞之幼稚時代耶？及戊戌親政，亟思變法自強，詎爲頑固黨所讒，那拉氏幽之瀛台，又何異雞之羽毛未豐，鳴非其時，觸主人忌，禁閉于埭耶？喻以雞，寧弗確切。」書香曰：「辯矣！然余終未敢附和也。」言時已由春明殿過湛虛樓，至迎薰亭。亭有玉寶座一，爲帝后憩賞芰荷之用；亭周徧刻康乾御製詩。時在夏初，赤日麗空，無殊高張火織，予以怯早涼故，獨御袷服；及經行動，則覺體熱陡增，至不可耐；而汗液瑟瑟然，累累然，如珠如瓊，噴湧以出矣。因臨水憑欄而坐，第覺薰風習習，自波面來，肌膚頓感清涼，汗液腺乃停放射；此際之樂，何啻登仙雖然，試一設想

載活黎氏當年憂讒畏譏，如陷身火宅之苦况，豈非亦屬茲地？足見世上無桃源，胸中有桃源，而天堂地獄，都隨心造也。春明殿前有木化石一株，高四五尺，上鐫有字，已隱約莫辨。紫光閣，四壁懸歷代帝王像，自義農黃帝，遞至清代，咸同均具；服飾或革冠弁衣，或冕旒華袞，或紗帽紫袍，或翎頂黼黻；面容或威光赫赫，或英采奕奕，或文弱如書生，或醜怪如魔鬼；觀之，覺一部廿四史，一齊湧現，心頭余戲指以語書香曰：「箇中何少一至重要之脚色？卽開中國史破天荒之奇例之則天金輪周大女皇帝也。夫『男女平權』，『女子參政』，『自由戀愛』諸美務，今之新女界，日積極奮鬥以祈求而猶未獲者，武氏在千餘年前，皆已如願恣爲，是武氏誠人傑也！故予謂武氏之遺像，於此中亦當高踞一席。又事關女界榮譽，新女界儘可向立法行政各機關，竭力請願以武氏爲女聖人，俾與孔孟關岳等同享廟祀之權利。書香曰：「然則下屆選舉，女子亦可當選總統矣。」余曰：「使二億女界，果能團結一致，是焉不

可成爲事實者？余又曰：『此歷代帝王，除唐虞揖讓外，餘皆由征誅篡竊而得位，倘使在天有靈，今日一堂聚首，能不睚眦相向，爾詐我虞耶？抑或釋怨爲好，則回首前塵，如夢幻泡影，能不自悔當年，此爭彼競，適爲多事哉？又或欺人孤寡，取人亂亡，而見欺我孤寡，取我亂亡者，已接踵至；正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能不自悟報施無爽，而子孫萬世之願爲虛妄乎？閣中置盤螭寶座，閣後爲武成殿，兩廊勒清帝御製詩極多。小閣一過，於是乃向蕉園，園門額題：『吟呀每與望中深。』有聯曰：『芝徑繚而曲，雲林秀以重。』園中山石林立，如虎豹蹲，如鶴鶴舞，如駝馬之飲河，如煙雲之出岫，奇詭透漏，瘦瘦玲瓏，極神工鬼斧之妙，洵乎巨觀也！抵卮字廊，有軒額題『蕙圃珠泉』及『風亭月榭』，有聯云：『悟物思遙托，悅心非外緣。』廊屈曲如卮字式，下引太液池水以注之；廊前有袁氏所建之石室金匱，蓋袁氏手訂之新約法，謂總統繼任者，須由前任推舉三人，置石室金匱中，前任歿後，由國會啓匱，於所推

舉內，決選一人繼任，實袁氏欲遂其萬世一系之總統慾也。過牡丹圃，值牡丹盛開，姚黃魏紫，繁麗可愛，春耦齋對寶善門，門內爲現總統住室，書香謂卽新華宮。由此轉向景福門而至懷仁堂，堂又名來薰風殿，前設二銅獅，有聯云：『瑞纓珠纒，瓊宮輝紫氣；祥凝玉階，璇極拱丹樞。』堂爲總統宴外賓處，開宴時每取立齋式，室內陳牙艦二艘，長并二尺，廣約八寸，帆檣皆具，且有層樓，雕縷極稱精好，過此則抵一長橋，東西樹坊各一，曰金鰲，曰玉螭，橋之北曰北海，遙見白塔高峙，書香謂其處有島名瓊華，本日未行開放，故不得遊；但其處不過有佛院二三，亦無他特景足觀也。又云：『北海中某寺供檀佛高近十丈，民九徐世昌任總統，調毅軍入衛，數卒疑佛像中嵌寶物，夜乘炬往竊，偶聞異聲，以爲邏者至，遂遺炬而遁，炬着窗櫺，延及椽棟，寺旣燬，佛像猶高燃如擎天火虬，翌午始燼。』余曰：據言則此像實希世珍，今後胡可更得？夫不燬於敵國之聯軍，而燬於衛國之士卒，余無可歸咎，只得歸咎於中國人

之天性破壞耳。」因相與慨歎久之！出總統府，共呼車至紫禁城，購券自西華門入，首參觀武英殿之古物，其中陳列歷代碑帖，及漆器銅器各色硯石，實屬美不勝收，而尤以磁器爲最珍貴，康熙瓷瓶，有估值至十萬元者，駭人聽聞哉！入太和門，卽至太和殿，前丹陛環白石欄，間列寶鼎十八，銅鶴龜各二，日晷嘉量各一，殿內設盤螭御座，兩旁

陳花木屏，紫檀櫃等數事，由是進爲中和殿，規模較小，更進爲保和殿，額曰：『皇建有極。』殿後迤北卽乾清宮，宮後卽清宣統現居處，尙未開放，不能遊。返時見太和門側廊下，有售玉泉山之汽水者，因共坐飲。書香曰：『觀此建築雄麗，始知「富貴無如帝王家」之謬爲非虛。』余曰：『雖然，此寧非民間賣兒貼婦不所爲乎？故此垣壁之濕然丹，絃小民之血液所染也；此欄檻之瑩然白，斫小民之骨骸所砌也；此甃瓦之燦然黃，剝小民之皮膚所蒙也；總之暴虐兆民，以富貴一己，則愈富貴，愈見其罪孽之巨重；故使宗教家言而信，則阿鼻地獄，正爲夏禹以下諸帝王

所設；蓋堯舜茅茨土階，禹猶能卑宮室也。』書香曰：『豈惟帝王哉？余意凡世之無功德而享用富貴者，地獄之門，均當爲啟。』會時已晏，仍自西華門出，文華殿陳列之法書名畫，則未遑往觀焉。

（二十一）社會之墮落 予此次漫遊，所最感觸於心者，厥惟乞丐與娼妓之多，沿途車站，無論小大，苟巡警禁戒不嚴，站臺上卽徧佈老稚癯廢，種種色色之乞丐，伸手以向旅客。或慨然與其一銅幣，斯客霎時卽爲若輩包圍，而競向伸手；苟斯客不願仁風宏施，法雨普濟，而若輩則拜手稽首，甚至效包胥之泣求，終之非大破其囊，各各與一銅幣弗可。若輩旣得施濟，又伸手轉向他一旅客矣。故老於旅行者，多相戒一毛不拔，而任其擾攘。此其勢，或足爲客夫所藉口；然鑒於『善門難開』之難者，亦當不諱也。此外泰山千佛山趵突泉等處，及京津各馬路間，亦莫不充滿若輩。夫大好湖山，繁盛都市，而有鳩形鵠面，鶉衣百結者，爲點綴品，真令名勝減色，遊人喪興已！

至於娼妓，聞天津一埠，僅納警稅者，已達八千之多；若并秘密賈淫而計之，不將逾萬餘乎？北京漢口，諒亦決弗較少；此外凡沿車站之城鎮，莫不有焉。曲阜爲吾國之聖地，此種物事，殊不缺乏；惟其俗例，遊客見妓，祇宜詢名，而不可問姓，否則貿然問之，或致逢妓之怒，拂袖以去矣。此中蓋有難言之隱，余雖知之，亦不忍宣諸楮墨也。記在泊頭時，某君曾邀余訪艷，辭不獲已，乃赴之。有雛妓紅亭，眉目姣好，較爲可人。某君頗加愛寵，余則微吟昔人「當作哀鴻一例看」之句，不禁根觸於懷，并私誓後此當絕足花叢矣！余非夙有頭巾氣者，倘世之達士，用此見譏，余固欣然樂受焉！

雖然，丐與妓所操業固殊，而係受金錢之壓迫則同。蓋揆厥所以墮落，當不外乎社會風俗，日益奢靡，及被強有力者——官僚軍閥資本家——之剝奪，兼并而致。故觀今日之丐與妓，其本身或其上代，非由愛好奢靡，即必曾受強有力者之剝奪，兼并；更一返觀今之衣革服，駛汽車，徜徉於名區勝境，咄咄作騷人態之愛好奢靡者；暨服短褐，

躡草屣，終年勞動之農工小販之被剝奪兼并者；其本身或後世，皆將有丐與妓之傾向；所謂理勢所趨，莫之能違也。但彼因愛好奢靡，墮落於丐與妓之途，則自作之孽，何足惻隱；若乃因被剝奪，被兼并，結果竟亦爾爾；是罪在社會中之強有力者矣。此有心人所以亟亟欲改良社會制度也。然欲社會制度改良，余意當首廢去彼萬惡之金錢，而使強有力者剝奪兼并之標準喪失，庶幾貧富方有達於均平之一日耳。

劉君庸伯，爲予契友，蓋總角交也。回憶少時，同騎竹馬，兒戲街頭，曾幾何時，俱臻老大；不惟日月易逝，而人事滄桑，尤令人感慨系之矣！吾友與予成年後，爲謀生計，迫走四方，未通音訊者十餘年；雲樹之思，同勞夢縈。迨武昌革命事起，始均投筆從戎，邂逅於德安軍次，蓋斯時予爲鄂軍三師入幕之賓，而吾友亦以破圍軍需，同駐德安故也。舊雨重逢，敘述當年，快

愉奚似；乃正恨相見之晚，不期而又相違之速；因本師以財政困難，三年春全體退伍後，風流雲散，又各走一方；予則展轉南北，漫遊萬里，吾友亦奔走東西，暫寄浮鷗。嗣以不合時宜，遁歸鄉里，築杏壇而設絳帳焉。執經問字，爭滿門牆，吾友諄諄善誘，亦樂此不倦；詎此清福，亦遭造物之忌，匪亂相尋，廬舍爲墟；遂致容身無所，逃避武昌，良可慨也。雖然，亦促成吾友此番遊興之功臣也；方深欽羨，又何暇爲之於邑耶？

第吾友以知己者渺，抱負未宣，予不能不爲之惜。今試讀其遊記，處處含有悲天憫人之慨，足知其爲人矣。予以爲吾友此篇之作，謂之遊記也可；謂之輿圖誌勝亦可；謂之清民史記，金科玉律，亦均無不可；蓋其間記實之論，均可諷世，以資觀感；倘能引以爲鑒，未始不可挽回世道人心，以達和平統一之望。願讀者幸勿以遊戲文章目之也可。問陶續記

(完)



笑話 討一文錢

寄

有個商人因爲人家欠他一文錢。他不怕走着很遠的路去討。中間隔了一條大河。趁渡船過河。須錢兩文。到了那邊。債主不在家。又趁渡船回來。又費了兩文船錢。爲着一文錢。用了四文錢。而且吃了辛苦。真不合算啊。按爲小失大。世人往往如此。

用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舒適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價廉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貴

買勒洋行 經理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同益洋行

經理

日用小
智識
簡便印刷器
雙木

有一種簡便印刷機，西名 Hectograph。譯名為膠板，或名寒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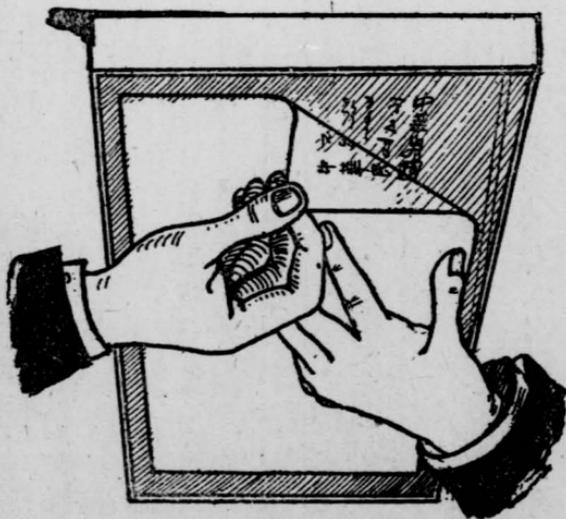
牠的主要構造；就是一個木製或鐵皮製的方盆。以長十英寸，闊八英寸，深半英寸為適用。

牠所用的原料，是平常的牛皮膠七錢，和三錢的洋菜，（此物多由日本輸入，日本名寒天）甘油二錢（原名 Glycerine）清水十兩，混和起來，在鍋子上煮沸，成功液體。徐徐將此液注入方盆裏，靜置平處，待冷時，這液就凝固成透明有彈性的固體。這種印刷器，已做完備了。

印刷的方法很簡便，——用阿尼林藍色，或紫色的濃液，加少許酒精。在堅韌的薄紙上寫字或繪畫。把這寫好的薄紙，覆在膠面上。用手撫平，一分鐘後，揭起薄紙。薄紙上所寫的字跡，被膠板吸收，膠版上滯留反面的字跡。

將要印的白紙，覆膠版上面，用手摸平，即能印出和原寫的筆蹟一樣。

此種印刷器能够印到百餘張，印完之後用稀薄鹽



酸（鹽酸一分水二十分）洗去字跡，還可以再用。

黑色及別種顏色，亦可印，但成績不及藍色。（完）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盛意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乙種一元五角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杏仁奇諾餅葡萄乾餅色而但納餅櫻桃餅以及邁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辦都餅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四九七〇號

小(251)



食物之原料清潔新鮮，則食之有益衛生，配製得宜，則味必優美可口。
沙利文製售之西餐糕餅糖菓，原料選擇既精，製法又極講究，隨製隨售，十分新鮮，正合清潔新鮮配製得宜八字，而設備精雅，寂靜無譁，假作燕賓會友之所，尤為合宜。

地址南京路拋球場東沙利文

小(255)

嘔吐

(新詩)

(續)

錢起八

——五四——

當我看月的時候，

那些閃爍的繁星亦在注意我了。

——五五——

夢裏有了一切，

夢醒——

一切都沒有了！

——五六——

春來——

歧路上的花帶着無窮的希冀欣欣地開了。

春去——

歧路上的花含着無窮的悲哀默默地落了。

——五七——

靜穆，偉大的天空，

在人們不注意時，

默默地，從容地披上了燦爛，莊嚴的雲彩。

——五八——

劇烈的飲酒之後，

總不免要嘔吐的，

而且所嘔吐的總帶些酸味的。

——五九——

你說我怯弱嗎？你說我淡漠嗎？

不是的，

——我的心正在緊張，我的血正在奔流，

但是——

我是何等樣極力維持我的鎮定與從容啊？

因為假使稍微有些慌張，擾騷，暴亂時，

愛神就會張着兩翼默默的飛去了。

——六〇——

愛之天使，

在最純潔的凝視裏。

——六一——

蠅的投窗，

雖亦是趨向光明，

但是這樣無謂的暴亂適足以促其生機，

——力盡時，奄然墜落了。

——六二——

朋友，

不要怪我的文字雜亂而無系統；

我告訴你：

譬如——醉後之嘔吐，狂放而無秩序，任肉屑也好，

魚片也好，菜羹也好，飯粒也好，……誰還加以整理與歸

納呢？

又如——肉體上受了許多條不同的傷痕，自然在

許多不同的血管裏流出各種方式各種色彩的血了。

——六三——

杜鵑的啼聲固然極容易引起客中的悲感的，

但是，傳到快樂而幸福的人們的鼓膜上，

却又淡然地笑出來了。

求名的犧牲

(By Sir Basil Thomson)

張松濤譯

有許多離奇詭秘的罪案。雖有精明幹練的警探。竭力偵查。竟然始終不能破獲。徒然費掉了許久光陰。像這一類不幸的事。在警界中。固然是難得有的。却也不是絕對的

沒有。因為那班狡詐萬端的罪犯。往往有神出鬼沒的本領。造出些奇異莫測的情節。欺瞞警探。把他們領出正路。

走入歧途。不過若能把所有的情節。細心體會。對於人情習慣。再精密的考察。却也不是絕無破獲之望。如今拿失蹤案來做個比例。凡一失蹤案發生後。一般人都以為這失蹤的人。必非有意隱匿。或是遭了人的暗算。其實這不能概括而論。應該有個分別。據我歷年來的經驗。覺得婦女們除掉和情人私奔。或是有了他種失禮的行爲。沒有臉面見人而外。有意隱匿起來的。委實很少。但男子們却

比較的多了。或是畏罪而逃。或是避債而遁。所以遇着了失蹤案時。對於失蹤人的地位和舉動。必須嚴密的注意。然後這失蹤案纔能容易破獲。

却說近年來。美國境內。發生的失蹤案。不在少數。就中最駭人聽聞的。要算島洛賽。啞腦得小姐失蹤了。待我把這案的原委。詳細記將出來。這島洛賽啞腦得小姐。是弗蘭錫司啞腦得的長女。弗蘭錫司是一位。資本雄厚的進口商人。專做法俄兩國的香料生意。和家屬們住在東第七十九街一百零八號房屋裏。這條街橫貫第五蔭路。着實繁盛熱鬧。他家中人口不多。他妻子啞腦得夫人。大女兒島洛賽。年紀二十六歲。大兒子約翰。年紀二十二歲。再有一個小女兒。名叫瑪迦萊。是一個簡單的家庭。生活很是

愉快。用人們也能忠心事主。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早晨。大衆吃過早餐後。烏洛賽加上外衣。戴上帽子。獨自走出門去。誰知伊竟一去不返。從此沒有一些消息了。當時伊的父母。不見伊回來。自然非常焦急。忙派人暗地裏訪尋。一連六個星期。却尋不出伊的所在。萬分無法。這纔去報告警署。又在報紙上。登出訪尋的廣告。祇因日期已久。警署中的偵探。也沒法搜查了。講到伊往常的生活。毫無一些奇異的行動。伊曾在布林瑪爾大學畢業。對於文學。很肯用功。有了空閒工夫。便做些文章。投到各雜誌社去。偏偏那些主筆先生。看不中意。常把原稿寄還。伊對於家庭。很能服從。一天到晚。都是快快活活。從無急怒暴燥的事。伊有好些朋友。但這些朋友們。和伊的家庭中。却絕無往來。伊也很熱心社會事業。在伊失蹤的那天早上。又沒有一些特異的神情。那天早上。伊的父親。照常在一九點鐘的當兒。出去做生意。一家人進早餐後。會坐在一起。閒談了一會。這也是日常如此的。烏洛賽曾說過要出

去買一件新衣服。進過了早餐。先看了一會兒報紙。便穿上衣服出去了。在那十一點二十分鐘時。伊衣服已經穿上。會到伊母親面前。說是伊預備在第五蔭路上。向幾家店鋪裏。購買許多物件。大約有好久的耽擱。等到午後。當先打個電話回來。讓伊母親放心。伊說完這話。便一逕出去了。後來伊的父母。不見伊回來。派人出去打聽後。打聽出伊並未購買許多物件。伊在十一點半鐘。從家中出去。約摸在日中時候。會到第五十九街和第五蔭路的轉灣處。一家糖菓店裏。買了一盒糖菓。這糖菓店和伊家中。素有賬目往來。伊便分付那店家。把這一盒糖菓。記在伊父親的賬上。其實伊的錢袋裏。却藏着二十五元至三十元。從這時間上看來。伊必是從家中步行到那糖菓店的。午後兩點鐘時。伊又去到距離第五蔭路約有二十間房屋所在的。跨進一家書店。買了一本書。書名是「一位英國女子的短文集」。書價也分付記在伊父親的賬上。伊不買別的。祇買這兩樣東西。好似預備出去旅行。不過買糖

裏買書籍。也是伊日常的習慣。似乎也不足爲奇罷。再到午後兩點四十五分鐘時。伊在第三十街附近。曾遇見一位女子。那所在離開那書店不遠。從這時候以後。伊的蹤跡。便再也訪問不出了。有人以爲伊或是被匪人劫去。勒索贖贖。但若是這樣。匪人必寄信來。開明贖價。限期人銀交換。又怎會久久沒有消息呢。可見這一種推測。完全錯誤的了。

烏洛賽從家中出去的時候。身穿藍色衣服。頭戴黑絨帽。帽上圍繞着藍色玫瑰花。衣服的裏面。有成衣匠的姓名。並有用絨繡的DA二字。是伊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帽子裏面。也有製帽人的姓名。伊母親又詳細細。說明伊的形狀。伊的臉是橢圓形。頭髮是黑褐色。眼睛是灰藍色。鼻子微大。鼻尖略往上翹。身高五尺四寸。重約一百四十磅。體質很是壯健。聲音和婉。因爲從前在學校讀書的緣故。吐字略帶法國音。往常對書記和用人們講話。喜歡用個「請」字。平日很有自治的能力。對於少年婦女們最容易

跌落下去的那些陷穽。很能謹慎規避開去。出外時。喜歡獨行。伊失蹤後。伊的父母。不願意給大衆知道。又料到一經報告警署。報館裏自必得着了消息。那時候必是紛紛前來。詢問一切。惹出許多麻煩。所以起初絕不聲張。祇在暗地裏尋訪。直到六個星期後。萬分無法。不得不報告警署了。

烏洛賽的失蹤情形。和伊的容貌性情。都已交代明白。如今要記後來搜尋的經過了。在一九一一年二月間。忽然喧傳。啞腦得小姐已經尋着了。這消息是從菲辣台菲爾傳來的。但隨即又證明尋着的那位小姐。另是一人。並不是烏洛賽。到了三月裏。凡是紐約城裏和附近一帶的河和湖裏。也都打撈過。一些沒有結果。因爲烏洛賽有幾位朋友。住在華盛頓和畢士堡。便再到那裏去打聽。又向和伊同學的學友。以及同一俱樂部。的會友們詢問。伊們都回答不曉得。也未會接到伊的函件。五月裏。警署中再發信到各處去尋訪。仍是毫無所得。各處的職業介紹所。和

每天午後。伊常去散步的中央公園裏。也曾搜尋過。却也是絕無朕兆。據一個賣舊衣服的商人說。曾有一個少女。想向他買一套賤值的男人衣服。却未曾買去。但他所說那少女的面貌。和島洛賽並不相同。在這往後的三年裏。那一位少女。陸續的在各城中出現。常常有人把伊當做是失蹤的島洛賽。但隨即便證明是誤認了。

在一九一四年四月九日。警署中得到一個報告。說畢士堡的某產科醫院裏。藏匿着好幾個年輕女子。據說都是從家中私自逃出的。警署中立刻派人去查看。那醫院裏果然有幾個年輕女子。但內中並沒有島洛賽。當即把這醫院裏的醫生們。提到警署。責罰他們不該藏匿這種女子。不料一經審問。他們說出畢士堡城外。貝萊夫地方。再有一所房屋和一座穀倉。當中也藏匿着幾個女子。警署中自然再派人去搜查。却也不見島洛賽的形影。在四月十二日那一天。忽又有一種奇詭的傳說。說是島洛賽並未走出。仍在伊自己的家裏。不過躲避得很嚴密。無人能

够瞧見伊罷了。這話雖近於無稽。但既有此說。警署中也不便忽略。便派了幾個偵探。前去搜查了一遍。從屋頂上直到地板下面。不曾遺漏掉一方地面。但那裏尋得出一個島洛賽呢。又據啞腦得先生說。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裏。他曾接到了幾封信。說是他的女兒。正在他們的手中。若不付給他們一萬元。立刻便把伊害死。於是警署中便佈下羅網。果然捉住幾個黑人。但他們都說。實在不曉得島洛賽的所在。祇因在報紙上。瞧見伊忽然失蹤。家人搜尋很急。便利用這機會。假意那樣說法。想騙取一萬元罷了。在一九一四年正月裏。紐約的偵探們。都沒法偵查這案。個個束手無策。連偵探長也以為這樁失蹤案。怕終久成爲懸案了。島洛賽的家人。也早就默認伊必已遇害而死。在一九一一年四月裏。便已替伊穿孝了。誰知到了一九一五年正月裏。這樁失蹤案。似乎發射出一道光明。原來有一個日本的男孩子。拿着一包信件。送到嘉尼福尼亞州羅司安傑的警署裏。那一包信件上。都簽着「島洛賽

啞腦得。」上面說烏洛賽在這四年當中，成了一位著作家了。住在中國沿海的某地方。又說『華盛頓的瑪列利昂司』是這著作家的情人。這著作家的所在，祇有他曉得。但接着又證明白這些信件，並不是烏洛賽的親筆。後來關於這樁失蹤案，又有一個報告，是維得海島悔罪檢察所裏的一個罪犯說出來的。他的真姓名，是愛得華格爾，奧列司。假託的姓名，却是奧克台夫，吉朗錫亞。原來他在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忽的向獄官們表白一件事。這事和烏洛賽失蹤案很有關係。他說他從前曾和好幾位有名的男女，組織一個團體。地點在第七蔭路和第二十八街之間的一條陋巷裏。在這團體中，有幾個人是很有聲名。警署中屢想捉拿他們，却苦於不曉得他們的所在。他接着又說，有一天夜裏，大約在烏洛賽失蹤後的四個月，他曾和一個婦人同乘汽車，聽說那婦人正是烏洛賽。那時候，伊是昏迷不醒人事。由好幾個人，從新羅甲爾的一所房屋中，把伊抱出來，放在汽車裏，送到庇萊濱

特，毛根田地附近的一座空屋中。那地方離開西點的陸軍大學不遠，可以遠遠的瞧見。那汽車便是他駕駛的。行了那許多路，伊並未蘇醒。在那空屋旁邊，再有好幾座空屋，形式都一般無二。他又說他幹這一回事，是由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招僱的。給了他二十五元的酬金。但這身材高大的人，也是受人之僱。這人的姓名，叫做魯易司，擺挪特。他們祇喊做小魯易司。他又說他受了那二十五元的酬金，並不是祇開了那一次汽車。後來又掩埋了一個婦人的屍身。原來那空屋中的婦人已經死了。他們把伊的屍身埋在那空屋的底層。正在兩條路的交點處。又道：埋那女屍的時候，我並未動手，祇握着我的鎗。在附近巡邏。怕有人來撞破。至於抬出那婦人的那所房屋的主人，他們都稱呼他做達克。我猜他或許是一位達克脫（醫生）罷。獄官們聽了奧列司這番話，自然追問下去。他又說他原不認識那婦人是誰。是擺挪特告訴給他。纔曉得伊是烏洛賽啞腦得。獄官們忙把烏洛賽的照片拿給他

贖。他說似乎和那婦人的面貌一樣。他又說把那婦人從屋中抱出來的那人，便是那個達克。他把伊抱上汽車，便放在擺挪特和他的中間。他再說總而言之，他一連幫助了他們兩夜。第一夜，是把那婦人送到那空屋裏，安放在一張睡椅上面。第二夜，便是掩埋那婦人的屍身。當他們忙着掘剷泥地，好露出那地窖時，他却口啣捲煙，在旁邊踱來踱去。記得當時會問他們道：這地窖中，未免太冷濕了。那身材高大的人道：是的，但祇有這所在最妥當啊。獄官們問他這身材高大的人，姓甚名誰，他却再也不肯說。祇說那身材高大的人說這話時，神情似乎着實憂悶呢。後來奧列司又把那地方的形勢，畫了一張草圖。警署中便當作根據，派人前去，搜尋那婦人的屍身了。警署中人到了那裏，並尋着一個婦人。伊說伊記得曾有一輛汽車行到那裏，隨即又順着大路走去了。警署中人起初還以為奧列司說的那番話，不很實在，但聽了這婦人的話，不由得相信那是真情了。當下便把那裏的幾座空屋，逐一

的檢查。查到正在兩條路交點的一座空屋，越發查得精細。可是始終也不會查出甚麼。警署中人，又疑心奧列司所說的那婦人，並不是烏洛賽。不過是擺挪特的謊語。那時候本在夜裏，也許奧列司未曾看清那婦人的面貌。如今見了烏洛賽的照片，便誤認了。這也是情理中的事啊。據我們的推測，上等人家的年輕女兒忽然失蹤，大概總不外乎下面的幾個原因：(一)迷失了記憶力，但這樁失蹤案一定不是這樣，因為記憶力雖然迷失，身體自然仍存在世界上。怎麼搜遍了全國，也搜不出烏洛賽的蹤跡呢。(二)被歹人劫去了。但烏洛賽已是二十六歲的人，平日舉動又很謹慎，從來不肯和陌生人同乘汽車，而且那天伊走過的地方，是城中熱鬧的地段，又在白天，倘有歹人來劫伊，伊萬無不高聲呼喊的道理。既經呼喊，路上的人，必都聽見。歹人怎能把伊劫走呢。(三)或許覺察身體上，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疾病，特地非常秘密的去請醫生醫治，或是悄悄的住在那產婦醫院裏，但烏洛賽的體質，

本很強健。行爲又很正派。諒不致於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疾病罷。(四)或者走在街上。被車輛撞翻。隨便死掉了。不過在島洛賽失蹤之後。所有的醫院裏。都會問過。並沒有這麼一個女子。穿的和島洛賽一樣的衣服。裏面再有那兩個字母。(五)是自願逃走的。但是島洛賽的生活。很是舒適。爲甚麼拋下父母弟妹。逃得無影無蹤呢。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島洛賽究竟怎會失蹤的呢。真個令人無從推想咧。

平日裏。島洛賽有沒有甚麼秘密事。瞞過伊的家人麼。有的。伊會租定一隻私人的信箱。接收伊自己的信件。這是爲着甚麼呢。在伊失蹤之後。曾在這信箱中搜出幾封信。內中放着退回的伊的稿件。少年婦女們。對於退回的稿件。竟會這樣注意。又很害羞的怕被家人們曉得。這不是常有的事罷。伊又會拿伊的珠寶。向貸款公司裏。押借了六十元。一個月內。便歸還了。伊爲何要押借這六十元呢。假謂伊沒有錢去買應用的物件。何不向伊的父親或母

親要素呢。在伊的朋友當中。伊的家人們曉得的。祇有一人。是從前駐意大利的美國大使的兒子喬治。格立士科。格立士科是一位工程師。年紀已有四十四歲。在伊失蹤的時候。他正在意大利。他和島洛賽。實在並無婚約。不過和伊常常通信。雙方對於這回事。都不隱瞞家人們。信件也是公開的。不過他寄來的信。也是送到伊的私人的信箱裏。伊失蹤後。曾留下好幾封格立士科的來信。伊的家人們。也會把這些信給警署中人瞧看。照信上所寫的語句看起來。他們二人感情融洽則有之。却並不是互相的戀愛。但島洛賽寄給格立士科的信上。措詞之間。似乎比較的親熱許多。你想怎會曉得的呢。原來島洛賽失蹤後。伊的母親啞腦得夫人和伊的弟弟約翰。會一同到意大利去。把島洛賽失蹤的情形。告訴給格立士科。他聽了這話。着實悲傷。並化費了許多錢。派人出去尋訪。他並說會接到島洛賽許多封信。啞腦得夫人叫他取出來瞧瞧。他起初不肯。約翰便怒了。惡狠狠的打了他一下。他這纔答

應取出來。但講明看了之後。須立刻還給他。他們母子二人。把這一封信都已看完。隨即還給格立士科。約翰並對他道。無論如何。你千萬莫把這信上的話。宣揚出去。你能允許麼。格立士科當即點頭允許。一定不宜揚出去。後來他們母子。和格立士科。再有他的父母。一同回到美國。再查看航行大西洋中各輪船的搭客姓名表上。都沒有這位啞腦得小姐。可見他決未到過大西洋的那岸。那末。伊的失蹤。當然和格立士科無關了。

那天早上。烏洛賽從家中出外時。錢袋裏大約有三十元。光景。倘伊的意料中。外面沒有人能資助伊。祇有這三十元。當然不能行到遠處去。伊曾對伊母親說過。要出去買物件。倘午後不回來。當打電話來家。這話是甚麼意思呢。伊曾和一個女朋友。約定那天午後晤談。這女朋友是埃列薩巴。亨利。但到了那天早上。伊又打電話去。取消前約。展期到第二天。伊既曾對伊母親說過。在第五蔭路上。買些物件。需時自很有限。又何必定要取消前約呢。約定的

鐘點。伊原來說出。也許是一兩點鐘。伊既急於要出去買衣服。不耐煩在家等候。却也儘可展緩到三四點鐘。也不必展緩到第二天啊。從這一點上推敲起來。那天午後。伊必另有約會。因為是秘密的。所以在家中不曾提起。又因為比較和亨利小姐見面來到重要。所以便對伊改訂日期了。

但是伊有甚麼秘密的約會。要瞞過家人們呢。我想伊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女。在那幾個月裏。曾做了好幾篇小說。投到雜誌社去。結果都退還回來。因此伊必感覺到自己對於外面的一切狀況。太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想增廣些經驗。便租定一隻私人的信箱。和外人通信。祇是和外人通信。並不是非禮的行爲。何必定要租那私人的信箱呢。這必是和伊通信的外人當中。有幾個是伊的父母不能贊成的。伊怕被父母曉得了。必加阻止。所以便租那私人的信箱。收到的信件。揀那不能宣布的。再隨時撕毀。伊的父母。自然不能識破了。這樣說來。除掉格立士科而外。

伊當然再有別的男朋友。那天午後，伊所以出去，諒必是初次去會這男朋友當中的一人。伊這種舉動，一半原很離奇。一半也是希冀榮譽的心太切。這一位男朋友，必非有道德的人。誤會了伊的意思。見面時，做出不規則的行為來。於是既錯怪伊拿他作耍。臨時拒絕。又怕既有了這

種行為。伊隨後要報復。便忍心下了毒手。我以為島洛賽便在那時候送掉了性命。至於屍身怎會搜尋不到。這問題我不必答覆。我們祇須記着各大城中。如倫敦和紐約。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失蹤。內中有幾個能尋得到屍身的。那末這又何足為奇呢。

(完)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日報援有聞必錄之例。悉以登載。傳訛之事。自不能免。宋之邸報（邸，舍也。漢諸侯王置邸京師。唐藩鎮亦然。邸中傳抄詔令章奏等以報於諸藩。故稱邸報。後世稱官報曰邸鈔。亦曰閣鈔。以此。〔全唐詩話〕韓翃家居。一日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進君名。已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矣。亦然。辛棄疾有沁園春。題曰。戊申歲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挂冠。因賦此一詞是也。詞云。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根。況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雲得意。見說長存。抄撒衣冠。憐渠無恙。合挂當年神武門。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此心無有新冤。況抱甕年來自灌園。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却怕青山。也妨賢路。休鬪尊前見在身。山中友。試高吟楚些。重與招魂。

Quaker Oats



滋補
味美之早餐...桂格麥片
經濟

桂格麥片內含十六種人身需要之原質爲
食料中之滋養最富者二倍於肉類三倍於
穀類味美氣香調羹簡易用作早餐最爲適
宜若日食之一月後而察其身體之進步必
將驚奇不置也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香港同益洋行 和記洋行

各處大百貨

店均有出售





文藝雜談

王警濤

▲說說小說▼

(一)甚麼是小說

漢書藝文志上有幾句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看了這幾句話。就可知道從前中國的學者。都把小說當作專門記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事物的。這種觀念。在當時也許有成立的勢力。到現在却已成爲無意識的不正確的評論了。現在我們應該明白。文學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小說既爲文學的一種。則創作家著作小說時。也應該注意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兩方面的了。能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創

作。方可稱爲真正的小說。譬如我們對於某種事實。或一種想像。覺得非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可。於是我們就用優美的詞句。精密的結構。作成一篇有系統的散文。在這篇有系統的散文中。描寫想像的事情。來表現人生。或於某種事實中。用正確的理想。來批評人生。這纔方可稱爲小說。我把以上的話。概括起來。給小說定一個界說。就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一種有系統的散文。」

(二)甚麼是短篇小說

關於短篇小說的定義。胡適之曾在他譯的短篇小說集中說過幾句話。他說：「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他這個短篇小說的界說。大致是沒有錯誤的。不過他專指事實一方面講。我個人覺得不能完全同意。爲什麼呢。短篇小說。須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來描寫。這是不錯的。若說專以描寫事實中的最精采一段或一方面。方可稱爲短篇小說。我覺得範圍太狹隘了。我們

因表現人生的全體。是太不經濟。所以把人生的一部分。或一片斷。來表現人生的全體。此卽胡適之所謂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來描寫的了。但是我們做小說。不必一定要確有其事實的。創作家儘可憑自己的想像。來虛設事實。不必受事實的束縛。只要我們的想像。不乎背人生的事實就是了。我現在敢大膽的給短篇小說下一個界說。「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藝術手段。描寫事實或想像的一部分或一片斷。具有緊密的和一性。及直接的單純

性的。」我這個界說。或沒有胡適之的概括得完全些。也許有極錯誤的地方。也說不定。這是要懇求讀者指教的了。

(三) 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的區別

長篇小說所最需要的是一致。他可以把人生的歷史。一樁一樁的敘述起來。再加以人生的批評的。他不必顧時間和描寫的經濟的。短篇小說則不然。短篇小說的特點。並不是凡是字數少的。就可以稱做短篇小說。他必須有精美和一的印象。他所描寫敘述的。不是人生歷史等的整塊。他只是描寫一個人物。一樁事實。或一種想像。一種情緒。用巧妙的結構。活潑潑的想像力去貫徹照顧全篇。所以短篇小說中所表現的人生。是蒸溜過的人生。而且短篇有和一性。長篇是沒有的。長篇是趨重一致。短篇却不必趨重一致的。這是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最易辨別的特徵。凡是一篇短篇小說。可以任意拉長作長篇小說的。這就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說。因短篇小說中。自有他的

一種緊張的情緒。字句也許可以拉長。然而他的情緒。決不能任意去增減的。我們果然也可在許多短篇小說中。找出組織完全。有頭有尾。形體與長篇小說相似的作品。然而他只是表現或批評人生的一段。使這偶然的事實或想像的重要理解。成爲普遍的罷了。並不是如長篇小說的源源本本。都要捧到讀者的面前來的。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誤會他的。

(四) 短篇小說應有的傾向

社會愈進步。時間愈寶貴。我們處身現在世界上。覺得要做的事情。一天多似一天了。因此我們使用時間。也不得不經濟些。因節省時間。創作家和讀者都不得不趨向於簡便了。所以短篇小說就能應時而產生。應時而發展。現在雖也有著作長篇小說的創作家。然而我可決定現在的讀者因時間的關係。十之八九歡喜看短篇小說的。因此一般創作家的作品。也就一樣轉其方向。趨重於創作短篇的一途。然而現在國內的作家。多數還側重於寬

泛的描寫。有些竟可以說是無病的呻吟。所以量的方面。果日有所增。而質的方面。似乎沒有多大的進步。比較可以稱爲真正的短篇小說。能注意於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很少很少。我以爲今後的創作家。應該注意人格的修養。忠實的去創作。在第一卷第三期的創造雜誌裏。成仿吾君曾經說過。『非有偉大的人格和純潔的真情在後面支持的作品。縱令鍍金高置。終是沒有生命的木偶。』成君的話。確是於藝術極有研究的話。我們今後創作小說。也非有偉大的人格和純潔的真情。支持我們的作品不可。我希望國內的創作家。都有這麼的一種傾向。則中國藝術前途。必能較爲光明。我們當自己勉勵自己。非由於我們內部生活的要求。切不可輕易胡亂的去創作。

(五) 創作家應注意的幾點

創作家對於文學前途。負有重大的使命的。所以在創作時。切不可拏街談巷語。雜湊記述。就當作一篇創作了。現在拏我個人所知道的。有關於創作的幾點。寫出來供給

大家研究研究。

(一)個性 創作中描寫的人物，應各有各的個性。描寫甲的言語行爲，切不可移給乙的。個性模糊的創作，就沒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的。

(二)背景 創作家應該對於社會背景，作深刻的精密的觀察。則創作中的背景，方可切合社會情況，免去隔靴搔癢之病。

(三)取材 創作家的採取創作材料，應該注意最精警最扼要的一個或一片斷。然後用優美的詞句，作精密的描寫。斷不可隨意拾取一件事物，作空泛的議論。

(四)描寫 創作家在描寫創作中的情景時，當極力的

表現出內在的真際。若徒作皮相的描寫的作品，斷不能引起讀者的感動的。

(五)經驗 創作家著作小說時，對於表現的事情，最好憑自己的經驗描寫之。庶不致有隔閡之處。且可有威力達到鑑賞者方面。

(六)修辭 創作家應該知道修辭學。用美麗的詞句，表現人生的動作。引起讀者的趣味和注意。如只以粗淺的言語來作成的創作，萬不能表現思想美的。

以上所說的話，都是極淺陋極平凡的。因我是一個初學短篇小說的人，所以知道的只有這麼一點。然而我不願藏拙。是以特地寫出來。和我的同志們研究研究。(完)





小波

編者與讀者

浮梁吳宗伯先生：尊示各節，我們現都實行了，鉛山將禹山女士遺詩，可賜下一閱，但用否不能預定。

吳三友先生：偵探專號，因戰事關係，致出版期稍遲緩，預料本年年底一定可以出版了。



勁風先生：現在我有幾個意見，寫在下面：

- 一、在「銀幕上的藝術」上，登些影戲界的消息。
- 二、對於滑稽畫，魔術，畫謎，諷刺畫，請你注意些。
- 三、兩色插圖最無味，不如多登些風景名勝。

四、小說世界裏，對於滑稽小說，很少見，以後請你不時介紹些。

五、多登些愛國小說。

這幾條我想並不難做到罷。「荒服鴻飛記」的單行本，出版沒有續篇幾時可以登出請你在交換欄裏答覆我。

昆明王釋明

王釋明先生：尊示各節，當極力實行。荒服鴻飛記單行本約明春可版，續編也另刊單行本了。

編者

耀卿先生：承蒙批評拙著愛戀式的離婚一篇，至感且媿。小說原為改良社會，誠如尊論；但文字有正寫，反寫，逆寫，側寫等別。要在讀者精密觀察，自易心領神會矣。拙作正欲刺激人心，使讀者為世常代為不平，痛斥念祖，於不知不覺之中，增進孝思；故從反寫。若一篇之傳，人人照做，我敢決其必無；况拙作正所以諷不養父母之情，於社會亦諒無妨。至小說為輕年者不知側面觀，而須從正寫，恐諸大作家，亦不易入手也。

俞慕古覆

勁風先生：我對於小說世界，有兩件事想請先生改革一下。茲列於右：

(一) 銀幕上的藝術，固然是大衆所歡迎的；不過顏色太淡，以後可否用深些的顏色印刷。

(二) 小說世界寄給我們，請勿卷成筒形，須平包付郵；免拆時損及封面或書頁。

崇明外沙沈果哉

沈果哉先生：

(一) 當設法加深。

(二) 平包恐難照辦，今後當囑封包處格外留意。

編者

勁風先生：我擬要求你在本刊內增設作者小傳，及作者通信地點，以便質疑，免得要由貴處轉，多一層手續。事情不大，諒或能邀先生的允許？請給一忠實的答覆我，感激的很！

讀者魯子久

魯子久先生：作者小傳，當隨作者照片刊登。惟通信地址，不得作者同意，我們不能隨意披露。

編

小兒今蒙起死回生之恩

又有一為父親者聲稱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四川大竹縣三費局書記王如輪先生來函云余之小兒初生旬日間其母乳痛奶乏時雇奶媪未就輒以糖汁代之漸飼食物歷半載瘦弱至極股肉已折面色青白不堪目覩頭與拳等服藥難效終日啼哭



不離母懷 母苦之甚 常為祈神 亦無效病 益重時以 此兒為無 法救治者 視其死矣 余即從友 人之勸試

服嬰孩自己藥片每晚七點鐘時投服藥片次晨便下蛔蟲一條午後又連下兩條糞之色氣大異於常不數日病除淨盡迄今已肥健矣余之小兒誠為嬰孩自己藥片所起死回生也能不感激深恩乎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

清導丸如何有益婦女

大便祕結婦女患之其害更甚因渣滓滯留腸中醱釀成毒散佈週身能使疾病頭痛肝火上升口氣穢濁皮膚黃萎瘡癩頻發且脚冷似冰等症因此而作對於乳母患祕結之症則乳汁變壞婦女往往稱頌清導丸之功效為專治大便祕結之妙品蓋是丸有微利平肝之功力藥性和平服後決無肚腹絞痛之虞此丸非但有



益於婦女且亦有益於老年人即如河南泚源勸學所所長馮國香先生來信云家嚴曾患大便乾燥之症閱

報知貴局之紅色清導丸功用奇妙專治斯病因由郵局購服果然靈驗藥到病除誠濟世之佳品也特為聲明聊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原班回件

PROPER NAMES
with
STANDARD CHINESE EQUIVALENTS

譯漢準標
表名地名人國外

■統一譯名之工具

洋裝一厚冊
三百七十餘頁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國內一角

特價
一元

陽曆
十一月底
截止

專名二萬四千條

外國人名地名，向無一定譯法，凌亂

消感，學者病之。本書目的即在謀譯名之統一，使學者得節時力，所集專名，凡二萬四千餘條，除人名地名外，宗派學派政黨等專名，亦擇要列入。

標準譯名

本書規定之譯名辦法，先從七十餘種圖書雜誌

中，歸納異譯，擇其通行者，定為標準譯名，其未有通行之譯名者，則由多數語音專家，議定「譯音凡例」，創造新譯名。

索引與譯音表

書後附有漢文索引、西文譯音總表、英語

各字典音符對照表，極稱實用。

▲編纂者

何崧齡 余祥森 夏粹若

▲審查者

王岫蘊 江顯之 阮湘 周由虛 周誌鈞

陳鶴基

唐 鎰 張世鑾 黃士復 傅運森 錢智修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間亦酌用文言。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寄之稿，姓名，住址，住址，以便通信。
- 五 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附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原稿如來稿，二星期內不退還。酌致薄酬如下：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八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願寄之稿，酬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函商。聲明。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社收。

總(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郵費表		定價表	
	日	本埠	定	預
	國內(奉古關除外)	埠	全年五十二册	册
	本二角	名一卷十三册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角四	全年三册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角八	全年三册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一元六角	全年三册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三元二角	全年三册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小說世界)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兜安氏秘製

背痛為內腎病之一種緊要病兆
 宜治內腎而背痛自愈矣切勿疎
 忽致釀重症要知內腎病所致之
 病兆不一背痛為最普通他如風
 濕痛腎筋痛神經痛水腫脚蹠腫
 石淋沙淋膀胱發炎小便頻數小便
 便停住小便渣滓小便頻數小孩
 尿床孕婦水腫諸般衰弱等皆是
 也倘以此丸治之無不剋期奏效



吾父時患
 背痛惟其
 不知病由
 故疎忽之
 我今讀此
 招貼藉悉
 背痛乃腎
 病我歸必
 告吾父購
 服此丸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